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错姻缘(1)
- 错姻缘(2)
- 错姻缘(3)
- 错姻缘(4)
- 错姻缘(5)
- 错姻缘(6)
- 错姻缘(7)
- 错姻缘(8)
- 错姻缘(9)
- 错姻缘(10)
- 纪晓芙(1)
- 纪晓芙(2)
- 纪晓芙(3)
- 纪晓芙(4)
- 纪晓芙(5)
- 纪晓芙(6)
- 纪晓芙(7)
- 纪晓芙(8)
- 纪晓芙(9)
- 纪晓芙(10)
- 纪晓芙(11)
- 纪晓芙(12)
- 纪晓芙(13)
- 纪晓芙(14)
- 纪晓芙(15)
- 杨不悔(1)
- 杨不悔(2)
- 杨不悔(3)
- 杨不悔(4)
- 杨不悔(5)

- 杨不悔(6)
- 杨不悔(7)
- 杨不悔(8)
- 杨不悔(9)

错姻缘(1)

嗤——”

尖利的西洋剑尖，恰到好处地点在对手的左胸上，只要手腕轻轻往前一送，就会刺破厚厚的防护服。

场边惟一的观众，缓缓地鼓起掌来。冷峻的脸上仍没有一丝表情，可目光中还是透出几丝赞许。

摘掉面罩，顺手理了理有些凌乱的青丝，对着被逼在死角的对手嫣然一笑：“若若，你今年输了我十九次了。”

美女笑起来好好看哦！

若若赶快摘掉面罩大饱眼福。她曾开玩笑说祁绡隐的魅力是天下无敌，这话也不算夸张，连她那才上幼稚园的宝贝外甥一看到“漂亮的祁阿姨”就会飞奔过去，凑上他胖乎乎的苹果脸讨个香吻。

美女掠头发的样子好好看哦！

若若叹了口气。认识祁绡隐后，她终于对历代“爱美人不爱江山”的昏君们有了几分理解——绝代佳人的魅力实在令人招架不住啊！因为与祁绡隐的交往，令她着实看多了各式各样拜倒在美人石榴裙下的臭男人。也许就是因为看多了他们神魂颠倒的样子，方才觉得世间男子似乎个个面目可憎。

“想什么呢？”祁绡隐巧笑倩兮，接过服务生送上的毛巾拭去额头的汗珠。

若若一边擦汗一边答：“我在想世上的男人。”

祁绡隐樱唇抿成绝美的弧线，口气淡然：“世上男人只有两种，一种可以远观不可近处，一种可以近处不宜远观。”向场外的冷峻男子斜睨一眼，媚态横生，声音似化不开的蜂蜜，“景文，你属于后者哦！”那种妩媚入骨，听得若若心中都是一荡。

冷峻的脸上瞧不出任何表情，倒是若若笑起来：“贺木头你再怎么逗他也只是块木头，不过这年头流行他这种调调，他倒是有一票小女

生喜欢的哦。”啜着冰凉爽口的柠檬茶，突然又想起来，“你说贺木头是后者，那前者可不可以举个典型？”

“当然可以啊。”祁绡隐无限慵懒地舒展着身体，姿态妙曼如兰花盛放，不假思索地说道，“比如我的前夫符晏楠，正好就是那种可以远观而不宜近处的男人。”

若若笑问：“怎么突然想起了他？”

祁美人一脸“天真烂漫”的笑容，口气中也隐绰着一丝顽意：“因为他最近是新闻人物啊。”伸出玉一样的纤纤柔荑，拿起桌上的一份八卦周刊，一本正经地念出头条上煽情十足的标题，“钻石王老五即将奉子成婚。”笑吟吟数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嗯，这是离婚之后，第七个自称要嫁给他的女人了。”

若若打个哈欠：“这个女人一定要真地嫁成功，不然就又让人失望了。”

一直静如止水的贺景文，薄薄的唇中突然吐出一句话：“不可能。”

“什么？”若若大惊小怪：“你说什么不可能?!”

“结婚。”言简意骇的回答，符合他一贯的作风。

“为什么？”若若饶有兴趣地反问。

“任何女人都动摇不了他。”淡然的目光扫过近畔绝艳的脸，“包括绡隐。”

祁绡隐明眸流转过一丝异然，她淡淡地说：“我？我是他惟一主动追求，并在圣坛前起誓，要钟爱一生的伴侣。”

“前妻。”

轻描淡写的两个字挑起大美人的骄傲，可是不动声色地反问：“赌多大？”

贺景文竖起食指：“一块钱。”

祁绡隐掠起纷乱鬓丝，笑靥如清水芙蓉一般，朗声反问：“君子一言？”

错姻缘(2)

“快马一鞭！”

上当了！她清晰地看到贺景文眼底闪过那丝根本难以觉察的得意。她懊恼得想咬掉舌尖，她做了什么蠢事——她刚刚还亲口说过，符晏楠可远观不可近处，只有她知道——她是上了贺景文的当了！

被大美人的剪水双眸瞪一下，也算是艳福中的一种吧，贺景文悠然自乐地想。

雨已经连绵下了两个礼拜，今年的秋季一直缠绵在湿冷的天气里，不曾好好晴过一日。连累得心情也低回不已。

程雨缃偷瞥了一眼老板的脸色，亚洲市场的总监正滔滔不绝历数着公司业绩，老板似乎听得很入神。

但是——程雨缃凭着自己四年的秘书经验打赌，老板这会儿心情跌至谷底，对总监的报告压根儿兴趣缺缺，他哪里是入神，走神还差不多。

不过，如果说他对报告一个字也没听进去，那也是大错特错，他最擅长的招数之一是一心二用。

果然，市场总监一不小心口误将“3%市场占有率”说成了“30%市场占有率”。未及改口，神游天外的大老板已敏锐地觉察到错误，温和打断他的报告：“哦？有这么高吗？”

可怜的总监磕磕巴巴：“对……对不起，符先生，是3%。我说错了。”

符晏楠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未完的报告，自己径直靠向舒适的椅背，想找个更放松的角度安置自己隐隐作痛的头。

老板今天不太对劲哦！

——会议室的高级主管都隐约察觉。

符晏楠并不是个喜怒形于色的人，刚接触他的人很容易被他温文儒雅的外表迷惑，把他书卷气的斯文当成软弱可欺，以为他不过是个

好运到家产独占的富家子弟。

呵呵，把一只独霸天下的王者之豹当成毫无自卫能力的病猫……

程雨缃同情那些尸骨无存的呆子们，他们的大脑里一定全都是浆糊：符晏楠稳坐永实总裁交椅已经五年，董事会里一群吃人不吐骨头的老家伙们个个对他俯首称臣，公司每年的盈利连续数载排在十大公司之首。这一切，哪是“好运”两个字可以解释的?

可是——不对劲，大大的不对劲。如果符晏楠的情绪已外露到令旁人觉察，那就说明事情已经严重到超出他的自制范围。

试看今日天下，除了天灾人祸他无能为力之外，其余一切他名副其实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仅在商界可以只手遮天，连那些政界人士，谁不肯给他三分薄面?

程雨缃知道。生下来就是天之骄子的符晏楠，虽说襁褓失怙，但家财万贯似乎很好地弥补了自幼丧父的悲哀，到他长大成人，精明能干的女强人母亲将蒸蒸日上的永实集团交到他手中，他的人生似乎是万众景仰，完美得几乎无可挑剔。

只是几乎。

如果不算上他的婚姻的话。

众所周知，三年前名列黄金单身汉榜首的符晏楠迎娶了大美人祁绡隐，敲碎了多少梦想飞上枝头变凤凰的玻璃心。当年两人在教堂的那场盛大婚礼，让媒体津津乐道了足足两月有余。

比较起来，两人婚后的生活却对外讳莫如深，三年里记者拍到两人出双入对的照片屈指可数，而且大多数是长焦镜头远距偷拍，画面上的两人面目都不甚清晰。

当然，也有例外，六个月前记者在一家会员制俱乐部就成功拍到一张两人近距离的合照，就是这张惟一清晰的合影，再次掀起哗然大波，令大小传媒蜂拥而上。

错姻缘(3)

照片上，祁绡隐愤怒地指斥符晏楠，肢体语言百分百说明了一切。而平日面对镜头沉静优雅的符晏楠，落寞而无奈地皱着双眉，冷淡寂廖地转头望着窗外，似乎对这样的争吵已经麻木而倦怠。

而无孔不入的记者，第二晚却在另一家PUB门口，偷拍到祁绡隐与一神秘男子亲密相拥的照片。

两张照片被各报纸周刊争相转载，在这两张照片公布于众两个礼拜后，永实发言人就正式公布了符晏楠与妻子祁绡隐签署离婚协议的消息。

符晏楠重返黄金单身汉的榜首，令无数灰姑娘重新燃起嫁入豪门的希望。先是当红影星向记者暗示自己正与符晏楠交往，接着歌坛新秀又声称符晏楠正在追求自己，总之形形色色出尽八宝，令人目不暇接。而祁绡隐则迅速销声匿迹，即使当年与符晏楠结婚后，她也甚少出现在公众视线里，所以不过短短数月，就已经被各种媒体忘诸脑后，消失在社交圈中。

或许是三年的婚姻生活令双方都觉得太不堪回首。

大约是因为自己自幼在单亲家庭长大，所以对婚姻期望过高，反倒适得其反。

他最好的朋友任钧远则是一幅恨铁不成钢的口气："你竟然还在检讨自己，该检讨的应该是那个女人好不好？"

可见一众亲朋好友，对祁绡隐的印象有多差。

他解释说："她只是不太懂得人情事故。"

任钧远盯牢他足足半分钟，终于十分挫败地说："老大，我服了你了。"

是的，在外人眼中，她这个妻子或许并不能算是尽忠职守，每月一次的家族聚会从不出席，应酬场合更别妄想她陪伴，春季她一定在巴黎看时装发布，夏季一定会在澳洲滑雪，秋季会在加拿大暂住，冬

天则会呆在夏威夷，而每月由他支付数十万甚至百万的信用卡账单。因为她喜爱收集古董珠宝，三年来花在这上头的钱更是不计其数。

她对此事只是粲然一笑："你挣的钱，应付这些开销绰绰有余，对不对？"

而他也只是点点头。

他太忙，加班到凌晨是常事，因为公事的缘故，每月总要飞七八趟国外，聚少离多，即使不能给她太多的时间，那么总得有方式，让她排遣自己的寂寞。所以夫妻关系才会渐渐淡薄甚至恶化。

他并不习惯争执，每次祁绡隐有所怨怼时，他通常选择走开。那天在餐厅被记者拍到纯属意外，但这条导火索，最终还是导致了婚姻的结束。新闻出来之后，亲友间一片哗然，他返回祖宅看望母亲，母亲仿佛随意地说："还是不要再勉强了。"

母亲一直希望能有几个孙子，让家里热闹起来，三代同堂其乐融融是她最希望见到的，但祁绡隐根本无意于此。寡母一手将他带大，他不能不重视母亲的感受，更不能不顾忌家族的形像。何况两个人，确实也都没有耐心再来维系这段婚姻。

如果说三年的婚姻生活已经将两人的情感消磨殆尽，那么离婚时他的愿望是：希望从此后两个人都能重新开始各自的生活。但当早晨接到医生的电话，在一瞬间，他的心情错综复杂。

祁绡隐是孤儿，没有别的亲人，在这个世界上，与她关系最密切的，甚至就是他这个前夫。

结束会议后，回到办公室，他嘱咐程雨缃："把下午的行程空出一个钟头，我临时约了一位张医生在三点半钟见面。"

程雨缃立刻调整已有的事务安排，然后提醒他："符先生，在今天下午的行程中，跟多尔先生的约会是不能推迟的，所以您大约只有四十分钟会见那位张医生。"

错姻缘(4)

他点了点头，示意自己知道了。

头还在隐隐作痛，在随后必须处理的冗杂公事中，察觉自己竟然心浮气燥。最后终于推开那些文件，离开办公桌，站在窗前，点上一枝烟。没有吸，只是挟在指间，慢慢任由它燃尽。

他几乎从不吸烟，任何不良的嗜好，他几乎都有恒心有毅力戒掉。

初见到祁绡隐，他以为自己可以无动于衷，虽然她真的很美，所谓倾国倾城，见过她的人，总是惊叹于她的美丽。何况那时的她是那样的自由与活泼，如一枝玫瑰，刚刚绽放，娇艳夺目。对于那种浓艳的花，他素来是敬而远之。

只是一个偶然，才会成就他们短暂的姻缘。

三点半，秘书准时拨了内线进来："符先生，张医生来了。"

他掐熄了最后一支烟。

见到医生，他只问："目前最佳的治疗方案是什么？"

那位张医生摇了摇头："符先生，您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奇迹。病人资料上显示，她是孤儿，没有任何血亲，这样的话，找到配型的骨髓会比别人更难。"

送走医生后，他给祁绡隐打了几个电话，却一直都不在服务区。他苦笑，就如同未离婚之前，他永远打不通她的电话。只得在语音信箱中留言："绡隐？我是符晏楠，有时间的话，一起吃顿饭可以吗？"

挂上电话后，头痛似乎隐隐又起，即使是一位普通朋友，得知这样的消息也会十分难过，他们虽然缘浅，但总是一场夫妻。

晚上有重要的商业宴请，自然是罗列山珍海味，却吃得味同嚼蜡。最后他酒喝得沉了，出来上车后觉得难受，车开到半山，终于让司机停下来。

夜色很安静，夜风温柔，拂过人面。他回望山下，红尘十丈，万家灯火似一片光明的海，又似万斛星子，遥远而灿烂。

风徐徐吹来，他觉得头脑清醒了不少。私家公路，车道上静谧如荒野，只有两道车灯光柱寂寞地亮着，引着许多小虫来撞。直到黄昏时分雨才停，空气里还有温润的青草气息。他忽然就想到几年前那个暮春的晚上，也是这样美丽的一个夜晚，酒会里来来去去就是那些熟人，应酬了一圈下来，他随步走到藤花架下，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芳香甘甜，馥郁的香气。

隔着瀑布似的藤萝花，却看到极美的剪影，仿佛是工笔细描的一幅画。她转过脸来，隔着无数的花叶，向他微笑。

忽然就想起许多年前的一部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隔着玻璃水族鱼缸，年轻的罗密欧忽然看见一张纯真的笑颜，无数的热带小鱼在两人之间游动，色彩斑斓，而她的身后有洁白的羽翼，仿佛天使。

她说："你好。"

他也说："你好。"

远处乐队的音乐遥遥奏响，那晚的第一支舞曲，她忽然一本正经地问他："先生，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他从未见过那般美丽的双眸，仿佛有星光花影，碎浮眼底，动人心弦。

他说："当然可以。"

是一曲舒缓流畅的华尔兹，花木扶疏隔开喧嚣的音乐与人群，漫天星光下，只有他们两个人，翩然起舞在清辉花荫之下。

那晚的夜色太美，仿佛星子的清辉在心中流动。

回到家中，或许因为酒精的原因，洗完澡很快就睡着了。

半夜被电话吵醒，过了好几秒才回过神来是撂在床头柜上的手机，犹以为是公事，匆忙接听，却是祁绡隐："符先生？"

错姻缘(5)

忽然听到她的声音，仿佛很遥远，他心里不知为何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他随口答应了一声，又觉得这样的称呼啼笑皆非。

她说："我去了山里，那里网络不好，所以一直没有听到你的留言，这么晚打过来真是不好意思，不过我想一般这时候你都还没有睡，所以冒昧就给你回了电话。"

他说："没关系，我也刚刚回家。"

没想到离婚之后，两个人反倒可以这样客气的交谈。

她或许觉得歉意，于是向他解释："我和朋友去了山里的小学，因为那里几乎没有课本，也只有一位老师，所以白天耽搁了很长时间，同孩子们在一起。"

他有些意外。记忆里，她从不热衷任何慈善事业，虽然整个永实集团每年捐出各种名目的善款无以计数，但她从来没有出席过任何一场慈善秀。只是她声音里有一丝难以掩饰的疲倦，令他忽然想起张医生的那番话，不由得说："今天你一定很累了吧，明天有时间吗？我们约个地方见一面。"

第二天中午约在一间餐厅，符晏楠到时祁绡隐已经等了许久，他说："日本那边临时发生状况，真是抱歉，我迟到了。"

她微微一笑，说："没有关系，我也是刚到。"

离婚后第一次见面，可是都觉得轻松，仿佛是朋友。

他说："山里的情况怎么样？"

一句话引起了她的谈兴，将山间小学的情况都向他娓娓道来。他从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她，既从容，又悲悯，讲起那些山里的孩子，又有一种珍视与兴奋，眸中闪烁着异样的神采，仿佛重回初识的那一夜，无数星光倒映在她眼底，光芒璀璨。

她真的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他不认识，亦不了解的祁绡隐。她讲述山间农家的辛苦、山间的快乐，而他只是认真的倾听，报以微

笑。

因为是顶级餐厅，她穿一件华贵的半礼服，无袖，雪白的手臂大半露在外头，仿佛精美的象牙雕琢。而手肘下方，却有几个小小的红点，因为她肤色腻白如脂，看上去格外醒目，仿佛是溅上了几点朱砂。留意到他的目光，她的脸忽然微微一红："蚊子咬的，山里有蚊子。"

他说："绡隐，你和从前不太一样。"

她笑着侧过脸，耳下是长长的珍珠耳环，她的整个人也如同珍珠，熠然柔和，她说："从前是符太太，现在是祁绡隐，当然不一样。"

身为符太太，或许真的有许多他并未察觉的压力，她的整个人仿佛脱掉了桎梏，焕然一新。

他也笑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朋友吧。"

他没有向她提及张医生。下午回到办公室，也只是吩咐程雨缃："如果祁小姐有电话来，直接接到我的办公室。"

结婚三年里，祁绡隐打到公司来的电话屈指可数。但对老板突然而来的嘱咐，程雨缃面不改色地应承。过了不久，整个秘书室都发现了事态的微妙，因为祁绡隐竟然真的打电话过来，这简直是三年多来破天荒地的现象，却出现在老板与她离婚之后。

所以当符晏楠必须出席一个重要的酒会时，程雨缃便毫不犹豫提醒他："总商会的这个酒会要求携伴，符先生您看是不是给祁小姐打个电话？"

符晏楠以为祁绡隐不会答应，却没想到她竟欣然应允："看在你刚刚捐了一大笔钱给小学的份上。"

捐款的动机他没去深究。或许是看到她那样专注而快乐，也或许只因为捐款可以抵税，甚至，他觉得自己就是心血来潮。

错姻缘(6)

她提到钱总是语气兴奋，符晏楠并不能理解这种兴奋——其实离婚协议对她十分有利，她每月得到的赡养费数额巨大，而且身为符氏家族的长媳，婚后即获赠股权，即使离婚后，她手中仍持有一定比例的股份。

她根本不缺钱。

离婚后，他才渐渐发现，自己并不了解她。她在某些方面有所保留，甚至成谜。

舞会一如既往的无聊，但他们两个的双双出现，引发了不大不小的一阵轰动。相熟的一帮商界大佬们，早练就了泰山崩不色变的气度，顶多只跟符晏楠打个哈哈调侃两句，而几位大佬携来的年轻女伴，则有几个沉不住气，一幅眼珠子快要掉出来的样子。

符晏楠早料到会有这样的反响，近来他绯闻缠身，需要一位正式的女友陪他出现在公众场合，以正视听。他曾经考虑从世交中挑选一位合适的人选，可是最后程雨缃提到绡隐，他突然就改了主意，邀请她成为今晚自己的女伴。

这样的豪门夜宴最无趣，男人们喝酒聊着时事，而女伴们只负责美丽。

祁绡隐无疑是全场焦点，光芒四射。其实她只是一袭简单的黑色晚礼服，腰中数寸阔的银色流苏，撒下无数极细的银线与水钻，勾勒出极美的身线，卓然楚楚，像一尾美人鱼，被王子携上岸来。与符晏楠站在一起，几乎抢去所有人的目光。有人在窃窃私语，她听到“下堂”两个字，只当没听到。

符晏楠应酬了一圈，谈时事，谈生意，谈天说地，再有趣的话题，咀嚼了一百遍，也已无味。而乐队已经奏过好几只舞曲。衣香鬓影，繁华如梦的场景，隔着剔透的香槟塔，她忽然遥遥冲他调皮地一笑。

他绕过那晶莹剔透的杯塔，她在水晶杯塔之后，灯光有一半照在她脸上，另一半是香槟塔的反光。她离他太近，吹气如兰，每一个字，轻轻地钻到耳里去："这里太无聊了，不如我们逃走吧。"

这个匪夷所思的提议像一片轻洁的羽毛，痒痒刷过他的心间，他从没想过可以离开——即使宴会再无聊，这样的事情，他从来未曾想到过，恍若一种离经叛道的快感，他竟然点了头。

趁人不备，两人离开了纸醉金迷的露天宴场，悄悄从花园的侧门出去，刚看到那扇小铁门，她已经如同做坏事的孩子，忍不往笑，他只怕被主人发现，更怕被记者们发现，低声提醒她："别笑。"她忍得全身都在发抖，终于还是忍不住笑出声。他来不及多想，抓着她的手就一路跑出去，刚刚跑了两步，她说："等一等。"急急忙忙脱下高跟鞋，她的足踏在地上，玉白如雪，他忽然觉得窘，仿佛从来没有见过她赤足的样子。她已经一手拎住了鞋，一手重新握住他的手，两人仿佛孩子，顺着弯弯的山道一直冲下去。答答的足音仿佛心跳，平坦曲折的私家公路，橙色的路灯照着柏油路面倒映着他与她的影子，牵着手，仿佛一对逃学的小孩子，她一边跑一边笑，就像一串银铃，又清又脆，摇碎这夜色。

他们竟然真的从宴会上逃走了，这件事不知会不会成为今年社交界最大的笑话。

两人顺着山道一直跑下来，她终于挣开他的手，站在那里弯着腰，喘不过来气，一边笑一边喘息："哎……哎……你真是……我……我不行了……不行了……"蹲下去一直喘一直喘，他的心突得一沉，想起她的病来，立刻蹲下去："你不要紧吧？"伸手去握她的手，忽然发现自己的手竟然在微微发抖。她蹲在那里喘了半晌，终于缓过气来，有气无力："没事。"

错姻缘(7)

忽然抬头粲然一笑："哎呀，这里没有计程车，咱们得走下山啊？"

他们真的被迫走下山，一直走到市区，符晏楠此生从没有走过那么远的路，也没有想到祁绡隐那样不娇气，他一个大男人都已经走得两腿发酸，她却一路拉着他的手，时时还兴高采烈讲个笑话，仿佛小孩子出去郊游，意兴盎然。

夜已经深了，城市广场上廖廖无人，两人走得精疲力竭，绡隐就要往大理石台阶上坐下去，他却拉住她："等一等。"掏出手绢，细心地铺好，才让她坐下。

四面街道上的霓虹灯寂寞的闪烁着，这城市正渐渐睡去，而天上的星子，东一颗，西一颗，模糊朦胧。两人并排坐着，仿佛都不愿意去想任何事情。

她说："有点冷呢。"一跳跳到台阶下去，像孩子，调皮地去踏踩那些地灯。嘴里哼着断续的歌词，他听了好久才听到她唱的原来是童谣："天乌乌，不落雨……"单调而好听的调子，重复着纯真的快乐，被她轻声哼唱着，仿佛熨在人心上，将人心平平整整的展开，舒坦地展开来。

她忽然踢到什么东西，哎哟了一声，他还没有反应过来，无数水柱已经腾空而起，哗地扬开扇面。纷扬如碎雨银屑的水滴四撒溅开，而她踏在水里，更多的水柱正在喷溅而起。她一边叫一边躲一边笑，哗哗的水声里，一峰未平一峰又起，她只是又惊又笑，却被水柱团团围住，怎么都无路可逃。

原来她刚才踢到的竟然是广场喷泉的开关，他先是惊，后也是笑，哈哈大笑着冲进水帘阵里，想要将她抢出去。两个人都浇得浑身上下湿透，无数水珠正顺着她的发梢衣角往下滴，她却拖住了他的手，四面都是哗哗的水声，清凉的水雾喷溅在他们的身上，他们陷在

漫天漫地的水里，轰轰烈烈的水柱水帘将他们围在中央。而她的眼睛比最晶莹的水滴还要明亮，他忽然觉得自己像是一块冰，迅速地融化在喷水的激流中，一切坚硬的，不柔软的，都迅速地融化，消匿，他忽然倾过身，吻住她。

他的眼睛像最深沉的夜色下的大海，有幽暗发蓝的神光，她竟然觉得心里怦怦跳，不知是不是做贼心虚。

惟一觉得，只是自己并不讨厌这个吻，生疏而又熟悉的，亲吻。

而耳中只有水声，喷嘴“噗噗”地转动着水帘方向，一遍又一遍浇在他们身上，身后是最大的一围水柱，一峰高过一峰，喷出最灿烂的水峰。

若若倒吸了一口凉气：“你……你们进展也太快了吧？”

祁绡隐耸耸肩：“老夫老妻，难道还要玩你猜我猜？吻就吻了，我又没吃亏。”

若若喃喃道：“是啊，接吻的对象是一表人才的永实总裁符晏楠，虽然是你前夫，但怎么样你也不能算吃亏了。”又说，“看来贺木头那一块钱真是输定了。”

祁绡隐也仿佛成竹在胸：“他一定会向我求婚，你就放心吧。”

如此笃定——那真是天晓得喽……

但符晏楠明显已经重新陷入对她的好感中，他这个人目标明确，一旦认清楚事实，便会全力以赴。他开始正视对她的好感，并且试着抽出更多的时间来与她相处。

祁绡隐隐约有一丝愧疚，因为明知他的个性，绝不会对她患病而坐视不理，所以便利用了他的宽厚，可是如今骑虎难下，这出戏只得硬着头皮演下去。

因为赌约规定，必须符晏楠再次向她求婚，她才能算完胜，为此她绞尽脑汁，制造合适的场合与气氛。

错姻缘(8)

若若一直笑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后悔了吧？"

开玩笑，嫁个有钱人，然后离婚，从此拿着巨额赡养费过着逍遥快乐的生活，是她自幼就立下的人生目标。好容易实现了，怎么会后悔?

只是后悔不该中了贺景文的圈套，重新踏进泥潭——符宴楠外表温和惮定，其实十分敏锐，如果被他发现真相，只怕后果堪虞。虽然与他结过一次婚，并且共同生活了三年，可是见到他生气的场合，几乎没有。

所以她觉得可怕。

幸好一切进行顺利，他对她丝毫没有疑心。他前往日本出差，最终还是叮嘱秘书，多订了一张机票。

"公事办完，可以抽出两天时间，陪你去箱根走一走。"他目光温柔。

箱根是他们第一次度蜜月的地方。

秋天的箱根比起春天樱花盛开的时节，有一种独特的美丽。点缀着枫叶的红浓于火，芦湖的宁静湛蓝，倒影中的富士山雪顶如画。

黄昏时分他们搭缆车下山回温泉旅馆。斜阳似乎迟迟不肯落下，山影是青黛色，而天蓝如洗，颜色渐渐浓郁，一切美得令人屏息静气。

正贪看风景的时候，缆车忽然顿了一下，竟然停住了。过不一会儿，便听到广播说因为电气故障，所以导致缆车暂时停运，正在抢修。又长又慢的日语，一遍遍只是反复的道歉，然后再用英文广播一遍。

这样被吊在高空中，也算是一种奇特的经历吧。好在风景异常优美，环顾四周美景，并不觉得这小小的意外令人扫兴。

天色一分一分地暗下来，富士山巨大的轮廓早已经模糊不见，车窗外只听到呼呼的风声，因为安静，越发显得风声尖利。

祁绡隐觉得冷，符晏楠已经脱下了外套，给她披上。很温暖，而且衣上有他的气息，淡淡的一点剃须水的味道。

缆车还是吊在半空中，纹丝不动。不知为什么，祁绡隐有些担心起来，其实她有轻微的惧高症，尤其是在陌生的高处，会觉得害怕，现在四周一团漆黑，她本能的紧紧抓着他的手，一动也不敢动。

他说："这样坐着太无聊了，不如你教我唱歌吧。"

他只是想让她放轻松一点，于是她勉强一笑："好啊，你要唱什么呢？"

他说："天乌乌。"

"这种小孩子的歌。"

他说："我很喜欢啊，小时候都没有听到过。"

她笑，说："有钱人家的小孩，当然没听过这种童谣，真幸福啊。"

他淡淡一笑："有钱人家的小孩，也不见得幸福。"

夜仿佛浓稠的汁，将人安全的浸溺。

她说："怎么会不幸福，有了钱，什么都可以买得到。"

他说："买不到快乐。"

"可是比没有钱要快乐。"她的声音低低的，仿佛就要睡着了，"在孤儿院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为了让嬷嬷喜欢我，费尽了心思。从小我就知道，讨人喜欢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等我有了钱，我就要对自己好，不讨任何人喜欢，只为自己活着。"

他的脸隐在黑暗里，看不出什么，她笑了笑："有钱人家的小孩，在想什么？"

他许久没有说话，她已经真的快要睡着了，忽然听到他说："有了钱，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一个人是真的对你好，还是因为钱的缘故。我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而在我小的时候，母亲主持公司事务，她一

直那样忙，我很久才能见她一次。七岁时我就被保姆带着，出国去念寄宿学校。在异国的第一个晚上，我根本睡不着，我一直想，如果可以用钱换回我的父母，那么，我可以将我全部的财富都拿出来交换。”他的声音平淡，仿佛在讲述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万众景仰的人生，谁会知道天之骄子的寂寥。

错姻缘(9)

她将头靠在他的肩上，真的睡着了。

他没有动，她发间散出幽香，沉沉睡着，依靠着他，全心全意，只有他，在这虚无的高空中，在这样一刻，只有他。

他也闭上眼睛，想要睡去。

醒来时缆车已经在滑动，而她盖着他的衣服，睡得极暖。缆车顶只有一盏橙色的灯光，照见他的脸庞，侧影温柔地注视着自己，她在一瞬间觉得，自己还并未醒来。

“绡隐，我一直不知道你到底要什么，你离开，却又重新回来。”

他的声音依然平静：“如果你只是要钱，或是遇上了困难，可以对我直言，你知道我不会吝啬，但是你用这样的手段来欺骗我，令我觉得，无法再与你保持友好。”

即使在盛怒中，他仍是这样镇定从容，世家子弟多年浸淫的修养，令她觉得无法抵抗他那种绵里藏针的犀利。

她骗不了他多久，身为商人，他比她想像得要聪明很多。

她的声音也透着宁静：“你放心，我知道自己要什么，我会令你觉得满意。”

浪漫的箱根，如诗似画，将爱情结束在这里，亦是荡气回肠。她终于明白他为什么带自己来箱根。那是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捏造了病情。

他们是太吝啬的两个人，本能地保护自己，即使有一点浅薄的感情，也早就吹散在冷冰的夜风里。

不如结束。

“我将来要嫁个有钱人。”小小的女生握紧了拳头。

同样一脸稚气的若若说：“嫁有钱人很麻烦的啦，而且他不爱你，会对你不好。即使爱你，也只是因为你长得漂亮。等你老了，他就不喜欢你了。”

她说：“如果他不爱我，跟他离婚，我可以拿到一大笔钱。如果他爱我，不等我老，我就离开他，让他永远记得我。”

他那样骄傲，不会容得感情上的瑕疵。他对任何人都好，可是都不会接近，因为他保持着一个安全的距离，将自己放逐在这个世界之外。

就如同，她一样。

他们其实很相似，总是以表相来欺骗所有的人，然后，独自守着自己的寂寞。

她已经决定离开，输掉一块钱，是件太没面子的事情，好在她有很多很多的钱，出国长住一段时间，或许能让她快乐。

自从老板从日本回来，程雨缃就觉得有些微的不妙。

公事上，一切仍旧井井有条，老板处理问题向来敏捷，即使天大的乱子到了他手下，都可以顺利摆平。

但是偶尔，在某一个刹那，他的神色会有一丝恍惚，整个人仿佛是在另一个世界里，隔着一层坚冰，冷冷地，隔着。

征信社没有接获停止调查的指示，所以每天依旧会送上最详尽的资料来。厚厚的照片附上行程表，祁绡隐办理了签证，祁绡隐订下机票，祁绡隐与朋友聚会，祁绡隐购买旅行用品。

征信社用来装照片资料的纸袋放在桌上，没有人动，日复一日，摞得高了，有天程雨缃找一份资料，结果不小心碰到，哗啦一声全垮了下来。

几百张照片散了一地，程雨缃觉得无力，蹲下来一张张拾，忽然横过来一只手，拾起一张照片。捏在手里，那样美，即使是照片，也会令人觉得艳光四射，乌黑的眸子似有水意，仿佛要透出相纸来。

程雨缃低头捡照片，自言自语：“我从来没有见过比她更美的女人。”

他的声音平静缓和：“越美丽的东西越有毒，比如蘑菇，吃下去就会出事。”

错姻缘(10)

程雨缃说："苹果橙子樱桃样样都美丽，维他命丰富，味道又好，谁不爱吃？"

他没有作声。

"这世上哪个男人会放走她，真是笨蛋。"不顾大老板在身后皱起眉头，她继续自言自语，"既然心动就不要放过，符先生总是教我，令我们心动的，肯定是我们不能轻易放弃的。喜欢就要争取，自欺欺人又是何苦来哉？"

他不能不出声："程秘书。"

她仿佛这才知道他在自己身后，转过来毕恭毕敬："符先生，您有什么吩咐？"

一句话在他舌尖上打个滚，最后终于说："把企划部的资料拿来给我。"

她从桌上找到资料，双手奉上："祁小姐今天下午的航班飞往普罗旺斯，而您近期内的日程安排比较紧张，是绝对抽不出时间出国的。所以如果您要改变主意，现在赶往机场还来得及。"

他忍住一口气："程小姐。"

她仍旧毕恭毕敬："是的，总裁。"

他原本想要让她明白，一位好秘书不应该干涉老板的私生活，可是话到了嘴边，却变成了："打电话给司机，去机场。"

爱情，爱情，爱情是什么？

趁着还来得及，趁着还年轻，他为什么不弄明白了，再让她走？

如果说三年的婚姻没能让他了解她，那么，就说明他需要更长的时间。

车子一声急刹，终于停在机场外。

机场里人潮如涌，熙熙攘攘，四顾张望，除了人，就是人，想在人海中找到一个人，简直是大海捞针。他手心开始有微汗，但仍旧镇

定。耳畔传来轻柔的音乐，大屏幕上正在播放最新的广告。

巨大的电子屏幕下方，有着熟悉的“永实传播”的标记，说明这广告由永实传播代理播出。他心里忽然一动。

人来人往的空港，有恋人哭泣着相拥，依依不舍的别离。

她独自坐在长椅上，等待着登机的时刻。忽然四周骚乱起来，有人在大声地说什么，还有人在指指点点，有的人站起来，更有人在惊呼。

她也顺着众人的指点抬头。

侯机厅中，无数大屏幕，熟悉的广告片断突然间全都不见了，只看到一行大字：“绡隐，请你留下来。”

从来没有人请求她等待，因为从来没有人，祈望过她的停留。可是他却请求她停留，请她等待自己的到来。

生命是一场偶然的相遇，而爱情的相遇，总是这样措手不及。

她站在热闹的人群里，无数人仰着脸，热烈地议论着这奇迹般的盛况，身边的女孩一直惊呼：“天啊！真是浪漫！天啊！这是不是在拍电影？”

这样华丽，这样热烈，这样令人觉得轰动而隆重，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的爱情。

她微笑。

纪晓芙(1)

“往东，还是往西？”

纪晓芙拿不定主意的盯着地图，早就听说东京的地铁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可是……真是迷宫一样。

看着手中蛛网一样的地图，她不禁又叹了口气，她在纽约的地铁也没有这样犯难过，不过没关系，就算坐反了方向，大不了再坐回来就是。

都怪她自己不好，日语差得一踏糊涂，却跑到日本来，临行前丁敏君就说：“你小心在日本被人卖了都不知道！”

被人卖那还不至于，她虽然日语只是三脚猫，可是她的法语也是一样糟糕，她照样在去年纵横驰骋于美丽的法兰西游山玩水，走遍了整个法国。

有了三四年的背包旅游经验，她的自信也不是盲目的。

上了一部进站的地铁，找了个位置坐下来。其实东京的治安没有外界报道的那么不堪，日本人的礼貌也值得表扬和学习。列车的速度也是相当可观的，不一会就已进站，她随着人流下车，重新取出地图，仔细的查找自己现在的位置。

谢天谢地，截止目前为止，她的方向是对的。

她换乘了好几列地铁，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下车了一看，才发现自己终于还是犯了错了——不是她想去的东京电视塔，不知是换第几班车时坐错站了！

肚子已经是咕咕叫了，算了，先上去吃点东西再说。

乘电梯上了出口，满目都是汉字，可惜不知与中文意思符不符。一看到平假名和片假名，她就昏头转向了。夜其实已经很深了，街上只有稀稀朗朗的行车呼啸而过，还有的就是寂寞的街灯。

异国他乡的深夜街头，她也油然而生了一种孤独感。用力吸了口气，把那种脆弱的感觉逼回去。

举目四望，四周都是密集的楼群，和纵横的小巷，这种小巷也是所有世界大都市的特色，黑黝黝的深不见底，阴沉沉的隐藏着一切罪恶与丑陋。

可是，一般通宵营业的小饭馆也是藏在这种小巷中。她鼓起勇气，俗话说神三鬼四，她就在八条小巷中选取了左边第四条，正好左边还有三条巷子，右边还有四条，这一条应该是最吉祥的吧。她小心翼翼的走进去，灯光让两边的楼房挡住了，巷子里黑得怕人，两边不知是堆放着什么杂物，黑暗里看去像是可怕的鬼魅，她害怕起来，看来她是选错了。

早早退出去吧。她极快的转过身，忽然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叫得她魂飞魄散，尖叫了一声，立刻打开应急的小手电，地上什么都没有！她更害怕了，明明刚才有东西绊过她！她喃喃用中文安慰自己："不怕，不怕！"

一声呻吟从暗处传出来，她再一次吓得尖叫出声："谁？"问出口才想起来自己是在东京，可是日语应该怎么问，她突然忘得干干净净了！本来她的日语就只会那么几句，惊恐之下，更是忘得一干二净。

那个声音又呻吟了一声，虽然很低，可是她听见了，连忙用手电向发声的地方照去，这才看见巷边堆的一堆杂物在微微的动着，她的胆量又让好奇心壮起来了，她慢慢的走近去，拿起堆在最上面的一个大纸盒，才发现一堆杂物下埋着一个人。

原来是个流浪汉，她大大的松了口气，只要是人就没什么好怕的了，所有的大城市都有这样露宿街头的流浪汉，这个人衣衫褴褛，面上都是污垢，看来就是个普通的流浪汉。

她正要转身就走，那个流浪汉突然又呻吟了一声："小……小姐……"

纪晓芙(2)

是中文！

在异域听到母语格外令她耳朵灵敏，她一下子停住了脚步，有些迟疑的问：“你是中国人？”

那个人没有说话，她又问了他一遍，仍听不见回答，她狐疑的走近了一些，用手电照着他，他双目闭着，软软的睡在纸盒上，她这才发现他衣服上都是褐色的污迹，她小心的“喂！”了一声，还是听不见他答应，她想了想，伸出手去试了试他的鼻息，还好，虽然微弱，可是仍是有的。她正稍稍放心，手不经意的触到他的脸，却吓了一跳，连忙伸手在他前额上按了一下，却是烫得吓人。

他正在发高烧，怪不得有些神智不清，也听不见她的话了。这么高的体温，如果不送到医院去，肯定会有生命危险的。

可是……

她犯起难来，她该不该管这件闲事？她只是个过境旅游者，实在没有多余的时间和多余的金钱。可是……他刚刚说过一句中文，也许他是自己的同胞，血浓于水。

如果自己也病倒在异乡的街头，生死没有人过问……她打了个寒噤，怜悯与同情占了上风，她的包里还有多备的十万日元的应急钱，算了，她就做这个好事，这十万块能治好他就好，治不好他，就当他没这个运气。

一下了决心，她把他扶起来，这才发现他比自己高了一个头，身体更是沉得令她咬牙。她半扶半拖的将他弄出小巷，早已是累得气喘吁吁。

她实在没有本事再把他拖动一步。

她坐在街边人行道的砖沿上喘了半天才缓过气来，她没办法把他弄到地铁站台上去，她不累死才怪，再说她昨天才看到东京这个城

市，她又不知道医院在哪儿。她算了算自己的经费，还是坐计程车吧。

拦了部计程车，结结巴巴再加上手势，终于让司机明白她是想去医院，还好几分钟就送他们到了附近一家医院，花费了她六千日元的车费，她也顾不上心疼车费了，反正算在那十万日元里头，就当是花得他的好了。

她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弄下车扶进急诊部，急诊医生迎上来，没问她什么就看病人，一看就对护士说了一长串日语。她听不懂，着急的用英文问："这个人不要紧吧？"

好在那医生的英语不错，回答她说："你是他的家人？请先去挂号。"

她只得先去挂号，押金一下就交了八万日元，她走回急诊部，只剩两万日元了，看他的运气了，反正她一分钱也不会多花的。

医生已做完检查了，费力的向她解释："他受了多处的外伤，腿部的伤口最大最深，伤口感染的相当严重了，所以才发高烧，他的腿再不动手术的话就保不住了。"

手术？那不是要很多的钱？她脱口问："要多少钱？"

医生看了她一眼，大约是责怪她不关心病人只关心钱吧，医生说："大约八十万日元左右。"

"八十万日元？"她有些懵了，她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她说："我没有这么多的钱。"

医生说："为了病人，你要尽快的去想办法。他的腿越早手术越好，一分钟也不能迟了。"

她有什么办法可以想？她已经帮了他不少了，现在她帮不上他了，他的运气真不好，怎么要动什么手术呢？她还以为他只是普通的感冒呢。

他从急诊室送到观察室，她迟疑了一下，走进去看他。这样明亮的光线下才看出他脸上的污垢都是褐色的血迹，右腿的裤管已经让医

生剪开了，露出缠了重重绷带的伤口，从打绷带的面积来看，伤口真的是不小。

纪晓芙(3)

他动了一下，他要醒了吗?

她眼睛一霎也不霎的盯着他，他果然睁开了眼，目光茫然的停在了她的脸上，她惊喜的问："你醒了？"

他喃喃的说了一句日文，她怔了一下，继续用中文问："你是中国人吗？"

他的目光还是茫然的，他的声音也是嘶哑的："你是谁？"这三个字虽然含糊不清，可是的确是中文，她心里一喜，连忙说："我想你是我的同胞，就把你送到医院来了，医生说你必须动手术，可是我的钱不够，你有钱吗？"

"钱？"他迷迷糊糊的。

"对，钱。"她有些企盼的看着他，明知他不会有八十万日元，对于他这样的流浪汉来说，那应该是笔巨款吧！

他的眼睛又闭上了，嘶哑的声音也低了下去："5927475481002"

这串数字是什么意思?

她又怔住了，他已经重新陷入了昏迷，他刚刚说的那串数字是什么，电话号码吗？不太像啊，理他呢，反正是一个线索，她连忙拔下颈中挂着的原子笔把这串数字记在手心上，突然间灵机一动，想，他身上也许有什么东西值钱。

一个流浪汉值钱的东西当然全带在身上，不过一个流浪汉，最值钱的又能有什么。管他呢，先找找看。伸手摸进他的怀里，在他衬衣的口袋里摸到一个硬硬的东西，抽出来一看，竟然是一个钱包。

钱包的质地居然相当的不错，包上还有一行金色的字母品牌，她反正不认识，看起来大约是法文。打开来，里头虽然一张钞票也没有，却有三四张信用卡，每一张都是很漂亮的金色，上头印着银行的标志，这她倒是认识的，东京银行、帝国银行，河野银行，三井银行，呵！日本最大的几家银行都是全的。

会不会是他从别人那里偷来的？一般的流浪汉无奈时也会小偷小摸。她陷入了为难中，最后还是说服了自己，被偷的那个人这么有钱，一定也不缺这八十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

可是，她突然想起来，信用卡都是有密码的，没有密码，也提不出钱来。她看向手上的数字，他刚刚说的不会就是密码吧，如果是的话，他怎么会知道的，如果他知道，他怎么不早提钱出来花了？再说丢失信用卡的人说不定一早就报失了。

这么七想八想，刚刚找到钱包时的一点喜悦早就没有了，她看看昏迷不醒的他——死马当做活马医，她就去试一试，真的不行，也是他的命不好，她尽了全力了。

医院大门马路对面是一家便利店，这时候也关门了，店旁就有一部自动提款机，暗蓝色的荧光屏在夜色里诱惑着她。她跑过去，取出钱包里的一张信用卡，再将手心里记的那组数字输进去。

“密码错误！”

没戏！

她换了另外一张，再输入密码。

“信用卡不兼容！”

没戏！

第三张，看来那个流浪汉没有动手术的运气了。

“嘀嘀”，清脆的声音后是提示：“请输入提取金额。”

宾果！

竟然可以！那数字竟然真的是密码！

她兴奋极了，手指在键盘上跳着舞按出“8000000”，八十万应该是几个零？糟糕！她多按了一个零，会不会透支？！

钞票在“刷刷”的送出来，八百万日元！她怔了一下，没有透支？也许他还会有别的开支，比如手术费也许会超过八十万，反正钱永远是多多益善，她替他多取一点没什么大不了的，用不完再存回去好了。她一转念就将这八百万全都收了起来，心里又想，不知道这张信

用卡的最高上限是多少。这么一想，就忍不住好奇心，而好奇心一上来，就再也没有办法按捺。她想，我把信用卡里的钱全提出来，看看到底有多少，然后再给他存进去就是。

纪晓芙(4)

这么一想，就又提了一个三百万，居然还没有透支信息，于是她狠了狠心，再提了一个五百万，居然还没有透支。她懵了，不知道自己手里拿的是怎样一张信用卡，再提三百万，自动提款机仍没有显示透支，只是出现提示说机器里的钞票不足了。

她的牙早就在“格格”的打着架了，连忙把那些钱又统统存了回去，小心的将信用卡收好，仍放在那个钱包里，再把钱包小心的放进自己的背包，想了想不放心，又把钱包拿出来放进自己帖身的口袋里。往医院走回去，一路上每隔几分钟，就把口袋按一按，看钱还在不在那里。她这辈子也没有在身上带过这么多钱，这张信用卡里少说也有一千多万，一想到一千多万装在自己的口袋里，她不由有些神经兮兮了。

回到急诊部连忙对医生说自己筹到钱了，医生立即通知手术室。流浪汉被送进手术室了，她坐在手术室外长廊的椅子上，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她的思潮起伏，她开始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了。他真的是个流浪汉吗？如果是，那么巨额的信用卡从何而来，偷的吗？那他怎么会有密码？如果不是，从这张不知透支上限的信用卡来看，他应该是个生活很宽裕的人了，他怎么会躺在那条黑暗的小巷里，病成那样？

他真是个迷，比东京的地铁地图更令她困惑。

她又累又饿，手术室的门却像是永远不会打开了似的。她重新出去，走过整整半条街，找到一家通宵营业的小店，买了一包速食面。没有开水，就一路走，一路干啃。回到医院，面吃完了，手术室的门却还是紧闭着。她坐回长椅上，她困极了，也累极了，最后，她睡着了。

是护士小姐叫醒她的，她一惊醒第一个动作是摸身上那个钱包还在不在，鼓鼓的仍在那里，她才松了口气。护士小姐微笑着说了一句

日文，她听不懂，护士只得找来纸笔，在上头写汉字，总算可以勉强交流，原来手术很成功，那个流浪汉已被送到病房。

这下她懂了，她道了谢，上二楼找到213病房，那个流浪汉麻醉药效还没有散，仍是昏迷中。她在病床前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他脸上的污垢已经用酒精洗净了，灯光下看轮廓分明，看起来样子倒也不丑陋，只是还吊着血袋、药水，鼻中也还插着氧气管。她出了一会儿的神，终于又睡着了。

这一觉睡得极沉，最后因为窗帘没有拉上，早上的阳光照在她脸上，有些不舒服，这才醒了，一醒过来，又摸了摸身上的钱包，这才放心。看见窗外的朝阳，伸了一个懒腰，椅子发出了“吱”的一声轻响，病床上的他动了一下，也醒了。

他慢慢的睁开了眼，目光渐渐的从天花板转到了她的脸上，这目光不再是迷茫的，而一看到她，他的目光在她脸上一转，她的心怦的一跳，他有一双很犀利的狭长的眼睛，目光中有一种利害的精明，她虽然不明白为什么，可是心里一直跳得厉害。

他的神智看来完全清醒了，他说了一句日文，她仍用中文问他：“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本来她以为他一定是个中国人，这么一来，她倒有些不确定了。

他也换了中文，他的声音虽然依然低哑，可是已经沉稳有力了：“是你送我来这里？”

她微微一笑：“是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纪晓芙。”想起来把钱包还给他：“这是我从你身上拿的，不好意思，可是医生说你要动手术，我又没有那么多钱，我替你提了八百万现金，交了医院手术费住院押金五十七万，还有七百四十三万，现在还给你。”

纪晓芙(5)

他的脸色微变："你用信用卡提过钱？"

"是啊，医生说你的腿一分钟都不可以耽误了——哎！你要干什么？"

他拔掉了输氧管和点滴管，并且要下床，她大惊失色："你才动完手术，你不要命了？"话音未落，病房的门传来开锁的声音，不等她反应过来，他突然一把抱住她，她尖叫着，猝不防及的被他拖向后倒去，他们滚落到床下，就在这时，她听到一阵密集的"扑扑"声打在床上，还有一些东西叮叮铛铛的掉在地上。

他拖着她向后退，她在一瞥间看见地上那些不断落下的东西是弹壳，等等！弹壳?

不等她反应过来，他们已经退入了洗手间。外面有三四个人呼喝的声音，他一把推开了窗子。举着她的腰将她抱上窗台。她早吓呆了："你做什么？"

"跳下去。"

什么？这里是二楼，她还想要命！

外头的人在射击门锁了，他扬一扬眉，一把将她推出窗外。不等她惊呼出口，他也纵身跃出，一手抓在了窗边水管上，另一只手一下子抓住了她的手，她停在半空中，尖叫也缩回了喉中，他将她慢慢放下，这下她只是从一米左右的高度落下，他也翻身跃下："快走！"

漂亮！动作干净利落，可以去参加奥运会体操赛了！

"你是特工？"

"闭嘴！丫头！"亏她这么有想像力，他们现在是逃命！她还傻瓜一样的站在这里问长问短！

"你叫我什么？"她气了，大和民族的沙文猪！正想一脚将他踹开，沉闷的枪声再次响起，子弹呼啸着擦着她的鬓角飞过，他一把将

她抓过去躲在一部汽车后，没等她反应过来，他伸手将她头上的发卡摘了下来。

“你做什么？”

“闭嘴！”他将发卡伸进车门的锁孔内，不知他怎么转了几转，车门锁竟然开了。她目瞪口呆的看着他，他真的是个特工吗?

笨女人！这种性命攸关的时候还发呆？她以为那些人手里拿的都是水枪吗?

他将她推着塞进车内，自己也上了车，拆开仪表板，三下五除二的结好电线，成了！车子发动了，他踩下油门，子弹铛铛的打在车身上，他急转方向盘掉头，车子发出尖利的刹车声转过180度，绝尘而去！

她的心已经跳到嗓子眼了，这时才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看着他：“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的目光停留在后视镜上：“他们追上来了。”

她倒吸一口气，回头往后一看，果然，两部黑色的车子跟在后头，穷追不舍。她喃喃的说：“我是不是在做梦？还是这是拍电影？”

“白痴！”

“你说什么？”她横眉怒对，太过分了！刚刚叫她笨女人，她还没有找他算帐呢，现在又叫她白痴，他真以为她是好欺负的？！

目光不经意的落在他的腿上，原本握成拳的手一下子松开了，她失声道：“你的腿……”

他看了一眼刚刚动过手术的右腿，血已经渗透了纱布，经过这样一番剧烈的运动，钻心的疼这时才一阵一阵的袭上来。该死！麻痹随着疼痛从脚踝向上爬升，他有点控制不住油门了。那两部车还紧紧的咬住他们不放，这班家伙，他一定要剥掉他们的皮！

“你过来，我来开车。”她也看出他的伤势不妙来，她想过的死法中可不包括和黛安娜王妃一样悲惨。

他斜睨了她一眼：“你会开车吗？”

纪晓芙(6)

太过分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她狠狠的瞪他：“我会！”

右腿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面前这小丫头也气得想要咬他一口似的，他轻轻的笑了笑，将方向盘交给她，依旧是举起她的腰一转，将她和自己易位。

坐到驾驶位上，她才说：“以后不许碰我，不许像拿东西似的把我抱来抱去。”

他说：“专心一点吧，他们要追上来了。”

她瞥了一眼后视镜，果然！

哼！她绝不会让面前这只沙文猪瞧不起自己的。

将油门踩到底，时速在瞬间提高，她急转方向，上了交流道。后面两部车一时反应不过来，已经转入交流道的另一条路上了。

甩掉了！

她瞥了他一眼，得意洋洋。他似笑非笑的靠在座位上，她问：“你到底是什么人？那帮人为什么要杀你？”

他说：“我是杨逍。”

仿佛这句话就是这混乱局面的一切解释。她皱了皱眉：“这名字真耳熟。”

他表情有点异样，不过没有说什么，在看到后视镜后，他的目光再度森冷：“真讨厌！”

什么？她看了一眼后视镜，那两部车已追上来了，紧咬不放的跟在后头。

她问：“你得罪了明教还是天鹰教，这么多人想要你的命？”

他又笑了：“你竟然还知道明教和天鹰教。”

什么话？

她说：“我并不是对日本一无所知就跑来旅游的。”

他说："我看得出来。"

她也没功夫理会他话里的嘲讽了，因为那两部车正追上来。她在交流道上狂飙，并且急转了好几个道口，仍没有甩掉他们。那两部车就如附骨之蛆，紧紧的跟着他们。

她咬牙切齿，却无计可施。她问："喂，杨什么——"

他的表情有些无奈，又有些忍俊不禁："杨逍。"

她嘀咕："记不住你的名字又不是什么大错，你以为你的名字很好听。"停了一下，问："你是不是抢了他们什么宝贝，他们这样追杀你。"

他又笑了，笑笑笑，有什么好笑的？不过，他笑起来还真是蛮好看的，怎么没有导演挖掘他去演偶像剧？

他说："我想——我是抢了——抢了他们的钱。"

她恍然大悟："哦！那几张信用卡？！你抢了他们不少钱吧。"

他慢吞吞的说："是不少。"

就是嘛！连累得她也跟着他亡命天涯。这么一出神的功夫，忽然听到一声巨响，接着车身突然向一边冲去，失去控制了！

他抢过方向："他们打中了轮胎！"

他的动作好快，一下子就将方向全部打尽了，可是车子仍然一头撞上了护栏。他们两人向前撞去，还好系了安全带，又有充气气囊。

"下车！"

他的反应永远是那么敏捷，一下子就把她拖了出来。仍然像抱洋娃娃一样的将她轻巧的放到了护栏外。

"不要！"

十多米高的斜坡，跳下去肯定没命！他将她搂住，像小孩子坐滑梯一样的溜下去，风声从她耳边刮过，她吓得紧紧搂住了他的脖子，只怕他一失手自己就要跌得粉身碎骨！

拍动作片是什么滋味，今天她可尝尽了！

他们终于平安的滑到了下面那条路上，可是有一部车急刹着横在了他们面前，车门一下子全打开了，四五枝枪对着他们两个人，那些人用日语大声的叫喊着什么，她看了他一眼，他无可奈何的举起手来，是啊，除了投降，他们还能做什么？

纪晓芙(7)

几乎在她眨眼的一瞬间，他突然出手了，一掌劈在离他最近的那个人的手腕上，那人的枪“啪”的掉在地上，他就势一带，一个漂亮的过肩摔将那人摔在地上，没等所有的人反应过来，他飞起一脚踢掉了另一个人的枪。就在这时，车那边的一个人举起了枪。

她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尖叫：“小心！”扑过去想用力推开他，她的手刚刚碰到他，一股突如其来的外力就撞向了她的身体，她失去了平衡，他们两个人都倒在了地上，他抓起地上的枪举手射击。

近在咫尺的枪声令她大大的震动，而这时她才发现左肩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她伸手一摸，满手都是血！受伤了？她一半是痛，一半是惊恐，身子一软就倒在他的怀里。

他已经用枪指住了最后一个站着的人，那人浑身发抖：“杨先生……”

他的声音冷得令人不寒而栗，他轻声的说了一句日文，她听不懂，接着他就开枪了。

那人直挺挺的倒下去了，她惊惶失措的问：“他死了？”

“死了。”他简单的说，冷冷的瞥了地上呻吟挣扎的三个人一眼，抱了她上车，那些人竟没有爬起来阻止。

他启动车子，她用手按住伤口，血像泉水一样的涌出来，她眼泪汪汪的。他问：“很疼吗？”

她吸了吸鼻子，哽咽着问：“我会死吗？”

“当然不会。”他将车开得好快，他腿上的伤口也涌着血，她问：“你的腿？”

“不要紧。”他的嘴角上弯，她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笑。可是她呜咽着说：“你还笑，我们两个都要死了，你还笑得出来。”

他看了一眼后视镜：“死？还早得很呢。”

她回头看，发现又有两部车跟上来了，这次他们是插翅也难飞了！她忍不住哭出声来。他问："你哭什么？你即将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

她瞪了他一眼，他说："我不是在开玩笑，你救了我两次，我就在想怎么样报答你。现在我下了决心了，我决定以身相许。"

她倒吸了一口凉气，却不小心牵动了肩膀上的伤口，痛得眼泪又掉下来。可是她仍然咬牙切齿的骂出来："无耻！"

他傲然说："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就是我杨逍的妻子。"

沙文猪！好象全世界的女人都跪在他脚下似的。幸好他只是个被人追杀的小偷，不然真想不出他是什么嘴脸！

她说："我才不要做你这个疯子的妻子。"扭开头去不理他，却发现他正在减速。后面的车正在加速追上来，他真的不要命了吗？她惊恐的大叫："喂！你做什么？"

他说："你既然不肯做我的妻子，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竟然一下子就将车刹住了，后面的车立刻赶上来，一前一后的夹住了他们的车，她听到一阵关车门的"嘭！""嘭！"声，七八个和刚才一样的黑衣人围了上来，她惊恐的抓住他的衣襟："我们该怎么办？"

他大笑着吻了一下她的额头，她在极度的惊惶里也顾不上指责他的轻薄，她瞪着一双圆圆的眼睛看着那些人，离得这样近，他们手里的武器也可以看见了，为首的那个黑衣男子已经抓住了车门，她惊呼一声将头埋进他的怀里，她从来没有想过会在东京被乱枪打死！

死亡的地点和方式都是她接受不了的，她不要这样死！

"杨先生。"

简单的语句里透出不可置疑的恭敬，而且并没有想像中的乱枪加身，她有些狐疑的抬起头，正好看到所有人正齐齐鞠躬的场面，他们先礼后宾，或者乱枪打死他们前有些不好意思，所以先行礼做遗体告别？

纪晓芙(8)

他抱着她下了车，立刻那些人发现了他的腿伤，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有人立刻想伸手接过她去。

“不。”他简单的表明了自己的意见，她有一点明白过来了：“这些人不是和刚刚那些人一伙的？”

“对，这是自己人。”他向她解释了这么一句，就转过脸去吩咐为首的那人一长段话，日语她本来懂的就极少，他说的这么长，又这么流利，她只听懂了一句，就是“回去”，等等，他要去什么地方？

她稍稍安下来的心一下子又提到嗓眼了：“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要带我去哪儿？”

他不答，抱着她径直上了那些人的一部大轿车的后座。她害怕起来：“喂！放我下来，我不要再跟着你了，我受够了！”

他还是不理她，她惊恐起来，看他的这种前呼后拥的架子，他一定不是个普通人了，当然，他当然不会是个普通人，不然怎么会有人追杀他，又有这么多人是他的下属？他一定很有势力，她瞪着他：“你是不是黑社会？”

他坐在了她身边的位置上，还是笑了一笑，才慢吞吞的答：“如你所愿，小姐，我是的。”

她拼命的向后缩：“你要带我去哪儿？”

他笑得邪异诡密：“当然不会是什么好地方！”

她心急肩痛，失血过多，又让他这么一吓，一急眼前一黑，就昏过去了。

这是什么地方？

她从榻榻米上坐起来，有些迷茫的看着周遭的一切。这是一间典型的和式卧室，她躺着的榻榻米，另一边的坐垫、和几。和几上的日本插花，壁上挂的字画，绘着紫色花朵的和纸门窗，这是什么地方？

她肩上已经不太痛了，目光落在自己身上穿的和服上，吓了一大跳，她的衣服呢？谁给她换的衣服？！

门轻轻的滑开了，一位漂亮的和服美人出现在门口，用中文问候："您醒了？"

她怔怔的看着这位和服美人，这一切都像梦境一样。她恍惚的问："我是在做梦吗？"

和服美人几乎已经笑出来了，可是旋即低下头去："对不起。"仰起头看着她："您身上这件衣服是临时订来的，不过您穿着很合身，很漂亮。"

她看了看身上的和服，想起不久前自己的经历来，她脱口问："杨逍呢？他在哪里？"

那美人惊诧的看了她一眼，但立即恭敬的说："社长在会客。"

社长？

看来他真不是个普通人！她心急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问："我的衣服呢？"

和服美人笑了："社长嘱咐过我，我已经叫他们都在外头等着了。"说毕站起来拍了拍手，两个人就走进来，向着她深深的一鞠。

日本人就是这样多礼，她只得回了一个鞠躬。那两个人却走上来，手中拿着软尺。

做什么？

她莫名其妙的看着这两个人在自己身上量来量去，还不时的记下一些数字，最后她终于明白过来了，他们是在为自己量衣服尺寸。

这两个日本裁缝是杨逍那个沙文猪找来的？

他想干什么？她身材虽然不错，可是也没有好到像模特一样啊。

耐着性子等那两个日本裁缝量完尺寸，连忙转过脸对和服美人说："请把我的衣服还给我吧，我真的要走了，我的时间很宝贵。"的确，临时签证只有十五天时间，她还没有好好的领会东京风光呢。

和服美人有些惊讶的问："您要去哪里？"

纪晓芙(9)

怎么莫名其妙的事全让她遇上了？她有些气馁，不知该怎么向这位和服美人解释，正在此时，听到轻轻的拉门声，杨逍走了进来。

看到他穿和服，才觉得他是位美男子。挺拔而俊美，只是唇角微微上扬，仿佛对世间的一切都极其不屑。哼！沙文猪！

纪晓芙撇撇嘴，和服美人却已恭恭敬敬的伏下行礼："社长。"

他做了个手势，和服美人连忙起身，小碎步退了出去。纪晓芙背上的寒毛一根根竖起来：孤男寡女，他想做什么？

他步步逼近，她心惊胆寒："你想做什么？"

她已退到墙边了，退无可退，他靠近她，"我想……"暧昧的语气，他暖暖的呼吸拂过她的脸，吹动她的鬓发，她要失声尖叫了！

他忽然微笑："我想看看你的伤口怎么样了。"

高悬的心顿时放下来，忽然又重跳回嗓子眼——伤在肩头上！！

"不要过来。"

他大笑："你是我的女人，有什么我不能看的？"

"无耻！"她气得快糊涂了，一脚踢向他："滚开！"

不偏不倚，他一伸手抓住她纤细的足踝，顿时如铁钳一般，令她动弹不得，她极度恐慌，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他怔了一怔，慢慢松开她的脚。她抽泣着将脚藏回和服里去，他却笑了："我又没有碰你，你哭什么？"见她仍伏在地上痛哭，不禁叹了口气，问："是不是伤口痛？"

她抽抽答答的抬起满是泪痕的脸："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淡淡的说："追杀我的都是我的仇家，他们看到过你和我在一起，他们不会放过你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能够保护你。"

她问："他们是黑帮份子？"

那种讥讽的嘲笑又挂在他嘴角了，他说："他们是明教锐金旗的人。"

她呆呆的，明教？那个贩卖军火的黑社会组织？听说它控制了亚洲八成以上的黑市军火交易。自己怎么会胡里胡涂卷进来。追杀他的是黑社会，那他是好人了？她问："你是谁？"

他狭长的双眸中闪过一丝森森的寒意："我是明教光明左使。"

她的身子晃了一晃，竟然没有晕过去。他说："明教现在群龙无首，追杀我的是明教五行旗，他们绝对不会放过我，所以也不会放过你！只有永远在我身边，你才是安全的。普天之下只有我杨逍才能够保护你！"他伸出手，握住她冰冷纤长的十指："你救了我两次，我要让你一辈子都平安幸福！"

"不……"她几乎是尖叫着："我不相信！我不想和黑社会有关系，我要回家去！"

"我说过了，我要令你一辈子平安幸福。我不会让我的女人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所以我不会让你走的。"

她气得要命："我不是你的女人。"

他微笑："现在不是，将来一定是。"

"放开我！你这个混蛋！你这个大骗子，我才不会相信你说的鬼话呢！根本不会有人伤害我，让我走！你这个无耻的混蛋。"

看着她张牙舞爪，他忽然懒洋洋的笑起来："放心，我杨逍从来不会用抢的，终有一天你会向我自动投怀送抱。"

她啐："你休想，我才不会像别的女人一样，明知你是黑社会大魔头也爱上你！"

他气定神闲的推开窗子，和式的庭院，精致的枯山水。檐头璀璨的星光繁繁闪烁，他微微一笑，低吟："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但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纪晓芙(10)

她呆了，完全呆了，没想到一个军火贩子会念诵秦观的鹊桥仙。他的声音真好听，这一刹那他的气质沉静含蓄，风度翩翩。

他回过头来自负的一笑："丫头！我跟你打个赌，总有一天，你会很温柔的躺在我身边，和我一起看星星！"

做你的春秋大梦！这辈子休想。好在他只是嘴上讨便宜，不过见识过此番阵仗后，也明白了不能硬来。第二天就告诉那位亦步亦趋跟着自己的和服美人："我要去买东西。"

和服美人微笑："您需要什么，我可以叫人送来。"

她啼笑皆非的望着和服美人："你叫什么名字？"

"美智子。"

她点点头："美智子，你究竟是不是女人？你难道不知道购物这种事情，非要亲自去才有趣味吗？东京最繁华的百货公司在哪里？我要去买东西。"

美智子还是彬彬有礼的应了声："是。"又说："我去叫他们准备车子，请您稍等。"

耶！成功了！

——才怪！

真是要奄奄一息，没想到出门会这么夸张，以前在电视里看到有钱人出门前护后拥，还好生羡慕，万万没想到这么威风凛凛的场面会让自己扮主角。保镖……情不自禁又呻吟一声，十几个保镖，都是五大三粗虎背熊腰的汉子，再加上那个亦步亦趋的美智子，她真是插翅难飞。

店员小姐倒是热情周到，那只手提袋也确实漂亮，拎在手中格外顺眼。她扫了一眼价格标签，倒吸一口凉气。身后的美智子却已取出信用卡递给店员："请刷这张卡。"

啊？天上掉馅饼这种事情都有？有人买单？心痒难禁，迟疑了一秒钟就下定决心，买！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再说，试问章小惠谁敢收留，最好花钱花到吓得那杨逍退避三舍才是最佳方案。

兴高采烈，大血拼！

十几个人没有白白跟着，全做了提购物袋的劳力。回去时已是黄昏时分，沙文猪出现在餐厅里，看来是打算和她一起吃饭。果然，有正宗的日本料理吃，花花绿绿一大桌子。瓷器倒是很漂亮，日本菜却是一如既往的中看不中吃。早知道就在外面吃碗拉面解馋了。不过，她眉飞色舞的向他一一展示辉煌战果："看我今天买了什么，Hermes Birkin包， Ferragamo鞋，Burberry风衣，Max Mara长大衣 ，YSL Haute Couture，Chanel NO'5香水，Prada红标运动鞋，Montblanc钢笔，LV拉杆旅行箱，CK棉内衣，Cartier三环戒，Missoni光谱花纹衬衫， D and G牛仔，Chanel鞋 ，Gucci竹节皮包，Versace印花雪纺礼服裙， Fendi Biga包，Loewe小羊皮拼接皮长裤，Dior钱夹。"呜……一口气说下来，差点喘不过来气憋死。

他倒是若无其事："就这些，还有吗？"

看来他还真是超级有钱，现在黑社会都这么好混吗？哼，看来走私军火的利润高得吓人。不要紧，她眉开眼笑告诉他："还有，我订了块Piaget镶粉钻的腕表，还订了部莲花Elise跑车，下月才能提车。对了，明天劳斯Ice Blue橱柜代理商会来测量厨房尺寸。啧，真是漂亮，虽然我不会做饭，但一看到那橱柜就想，这样的厨房真好看。"见他仍是一脸平静，不会吧，哪个男人听说花了他这么多钱还是波澜不惊？太令人失望了。终于忍不住使出最毒那招杀手锏："听说东京最近要拍卖赛尚的静物画。"

他终于扬起眉："你想要？"

纪晓芙(11)

她掷地有声的答："我热爱艺术！"说完禁不住心虚，赛尚耶……除了从电视和画册上瞻仰过，她这辈子做梦也没想过要去买，专家估价两亿四千万，天！那钞票堆起来，这整间餐厅能不能堆满?

他说："那我打电话给拍卖代理人。"

寿司一下子噎在喉中，差点晕过去，赛尚！

好容易咽下那块差点噎死她的寿司，又使劲掐自己一把，疼得差点叫出声来，不是做梦！见他唇边仍是那种微笑，阵脚大乱，胡乱又拈了片鱼生，在碟子里沾一沾调料塞进嘴里，一下子眼泪都涌出来。芥末！辣！

泪汪汪的看着他，好似受了天大委屈。他嗤笑："丫头，我刚刚答应买赛尚送你，你能不能换含情脉脉的眼神？"

含情脉脉？她晕头转向，完全搞不清楚状况了。

他却凑近来："你眼睛很美，眼睫毛很长，不要再乱眨了，不然我当你勾引我。"

勾引？少在这里自作多情，她恶声："卑鄙无耻下流！"

他扬起眉头："好，既然你已经识穿我的真面目，那我也不用在装什么正人君子，今天我一定要让你渡过一个毕生难忘的夜晚。"伸手竟然将她打横抱起，他要做什么？救命啊！她尖叫着拼命挣扎，他的手臂像铁钳一样紧紧禁锢着她。他径直将她抱到卧室里榻榻米上："别那么紧张，放轻松些，小美人，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

她歇斯底里："姓杨的，我一定化成厉鬼找你算帐！"

他嗤笑，随手按了个开关，屋顶竟缓缓向一旁移去，露出玻璃的天花板："你别想歪了，我只想你看看天空上的星星。"他微笑着在她身旁躺倒："你看，多美的夜空。"她无语望向天际，深遂幽蓝的天幕上，星星像碎碎的银钉。他的声音梦幻一样："牵牛，织女，每年七月的这个时候，就是两颗星最近的时候。"

无可否认，他这样静静的躺在那里，像块要命的磁石。

钓鱼……她从来不认为钓鱼是多好玩的事情，特别是和大魔头一起钓鱼。再好的湖光山色都是黑山恶水，闷都要闷死了，不过还好可以寻衅跟他吵架：“把我的护照还给我，我签证要过期了。”

“女人还是要温柔一点比较好。”

“我就是这样，你最好马上叫我滚蛋。”

“我从来不叫女人滚蛋，何况你是我的女人。”

她真的要崩溃了：“姓杨的，我救了你，你却绑架我，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

他唇角上扬：“我曾经向自己发过誓，我要一辈子保护你，我不可以让你白白出去送死!”

“你可以派人送我去机场，只要离开日本，我就安全了。”

他眉头微微皱起来：“丫头，你太天真了，明教在亚洲的势力是你无法想像的。你离开日本不会安全。”

她想家，她只想回家：“我不管，我要回家，我要回吉隆坡！”

他问：“难道你不怕死?在你心目中，做我杨逍的妻子是不是比死更可怕?”

是，是，她是有为青年，她有大好前程，她怎么能和一个军火贩子结婚？眼泪又要掉下来了：“求求你放过我吧。”

他叹了口气：“你不怕死，我怕!我不想你白白去送死，我会心痛，知道吗?将来你就会发现，做我杨逍的妻子，是你这辈子最大的福气!”

沙文猪！他以为他是什么人？F4还是申东贤？她差点歇斯底里：“我不要!我不要当你这个大魔头的妻子!”

纪晓芙(12)

他终于发怒了："你这个不知好歹的臭丫头！"

他会怎么样？恼羞成怒一枪打死她？她嗫嚅："杨……杨逍，我是不会嫁给任何人的，我念圣德女校，我发过誓要做修女，将一生奉献给主。"

"做修女？"他嗤之以鼻："做修女有什么好？"

她昂起头："你不能侮辱我的信仰！"

他将手里的鱼竿掼在地上，名牌耶……她无限心痛的望着那鱼竿，一定是专门订做的，他向来只用最好的，这根鱼竿也一定贵得吓死人。

他的脸色暗沉得吓人，声音也是："不行，我不能放你走。"

她忍无可忍破口大骂："杨逍！你到底是不是男人？我愿意做修女，做修女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我救了你，你不报恩也就算了，为什么连我的心愿也要阻碍？"

他回过头来，恶狠狠的道："闭嘴！"

吓得她心扑通扑通乱跳。他掉过头去望着远处的山，浅灰色的山峦，温柔的曲线逶迤动人。风吹乱他的发，他为什么突然意兴萧索？

她心乱如麻，忽然听他说："你走吧。"

一刹那她难以置信，他说："趁我还没改变主意，快走。我叫人送你去机场。"

轻咬着唇，朝思暮想，一旦真的听到，却恍若不信。转身离开，却听到他叫："等一等。"这么快就出尔反尔？她加快步子，他追上来："纪晓芙！"她怒目以视："你自己说话都不算数?"

他却只是长长叹息一声，将一样东西递给她："这是明教铁焰令，如果今后你遇上麻烦，拿它来找我，我就算粉身碎骨，赴汤蹈火，也会为你效劳。"

哇……这么神气的东西拿在手里，以后不就是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可是为什么笑不出来？为什么自己一点也不觉得高兴？只勉强挤出一个微笑：“谢谢。”

一直走到草地那头，才回过头看他，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好长，他立在那里望着远处的山，他整个人笼在金色的斜晖，再见了，杨逍……不，是永别了。他与她是两个世界，这些日子只是一个璀璨的美梦，从此，再无交集。

回到熟悉的城市，殷梨亭来接机。车窗外是熟悉的吉隆坡街景，她回来了，回到真正属于她的世界。尾指上还戴着Cartier的三环戒，并不是最贵，她现在只心痛赛尚，那幅赛尚他真的拍到送给她，看见画的那一刹那，她的呼吸都几乎停顿。这世上最昂贵的不是这画，而是自由，所以她想尽办法终于逃离。

现在，她自由了。

她下定决心，将杨逍将星星将鹊桥仙将赛尚将日本将明教将过去几日的一切统统从记忆中删除，永远永远。

殷梨亭替她洗尘，与她吃午饭，在间日本料理。看到满桌的姹紫嫣红，她突然有掉头就走的冲动：“我刚从日本回来，你又请我吃日本料理？”殷梨亭手足无措：“晓芙，对不起。”她一直欣赏他的温文儒雅，可不知为什么，今天就觉得这温文儒雅简直是唯唯喏喏，又想发脾气了，他突然掏出一样东西，竟然是Tiffany Lucida的戒指，她张口结舌，只听他说：“晓芙，嫁给我吧。”

求婚……她又晕头转向了，只听殷梨亭说：“你说过，你最梦想是Tiffany Lucida的订婚戒指，我拿到奖金马上就买来。晓芙，答应我吧。”

她岔开话：“你拿到奖金？什么奖金这么高？”

“我们刚刚破获一大宗军火走私案。”

纪晓芙(13)

军火走私，她的脸孔更白了："殷梨亭，我要考虑一下。"

他笑逐颜开："当然可以，我等你电话。"

她做了一晚上的噩梦，梦见杨逍。梦见他浑身是血，身上全是子弹，她尖叫惊醒，冷汗早已经濡湿了睡衣。天！她一定是疯了，才会梦到那个大魔头。她得赶紧想办法忘掉他，忘得彻底，忘得一丝一毫都不再记得。她抓起电话拨号，久久才有人接，她叫："殷梨亭！"

睡意惺松的声音："晓芙，早。"

"我答应你了。"

殷梨亭未睡醒一样，过了几秒钟才惊喜的叫："晓芙！你答应我的求婚了？"

"我答应。"她清楚的告诉他，也告诉自己："我要和你结婚。"

结婚……到现在还是不真实的恍惚，拍婚纱照，任由摄影师将两个人摆布来摆布去，她全然像只木偶。又要换衣服，怎么要换这么多衣服？她叹口气，接过店员小姐递上的另一件礼服。走进更衣室，刚刚关上门，突然一只手伸上来用一方毛巾捂住她的口鼻，一股难闻的气味令她眩晕，她陷入无边无际的黑暗。

好痛！全身的肌肉都痛。耳中只听到海浪声，海浪……她艰难的睁开眼，白花花的太阳毒辣的直射下来，又一阵眩晕。再次睁开眼，才看清自己在甲板上，四周都是茫茫大海。

游轮，自己怎么会在游轮上？挣扎着想站起来，才发现自己手被绳索捆得紧紧的。旁边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一脸的笑："不好意思，纪小姐，在杨先生赶到之前，只好委屈一下你了。"

杨先生？哪个杨先生，难道是杨逍？

一想到他的名字就脸色煞白，天空中传来直升机的声音，直升机打着旋，发出振耳欲聋的轰鸣，终于降落在游轮顶层的平台上。她仰脸看直升机，有人下来，她一眼认出来，真是他。

虽然相处日子不长，可是他化成灰她也认得出来。

他那样子，真像是出海来晒太阳的，她紧咬牙根，大魔头！居然能想出这招来劫持她！

身旁的满脸横肉却大声叫："杨逍，站住！你再上前一步，我就宰了这臭丫头。"

他冷峻的扬起眉头："你们要是敢动她一根头发，我就叫你们统统下海去喂鲨鱼！"

原来不是他劫持了她，原来他是赶来英雄救美的。她忍不住大骂："杨逍你个大笨蛋！你这么单枪匹马的跑来，怎么救我？你不是明教左使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起码也得带上浩浩荡荡的雇佣军才对，再不然，也应该带上什么核弹生化武器来跟他们换人啊！"

他笑了，竟然还笑得那样轻松："他们倒是要求我拿导弹来换你，可是那样会威胁到世界和平。"

"见鬼的世界和平！"她说："给他们导弹，我只值一枚导弹？我以为我起码应该值一枚核弹呢！"

满脸横肉终于忍无可忍瞪向她："闭嘴！"他回头的那一刹那，杨逍已经出手了。他的身影快得像鬼魅一样，他出手快得像闪电一样，一脚飞起就踢掉横肉手里的枪。再接着左手一伸就将她揽入怀中，右手中不知何时多出一把AK—47指着那横肉的太阳穴："陪我们上直升机。"

太帅了！她忍不住吹了声口哨。满游轮实枪荷弹的喽罗瞠目以对，眼睁睁看着他们三人上了直升机，扬长而去，半路还将那横肉扔下碧海，真是污染环境。

成功脱险，比邦德还邦德。直升机飞至小岛降落，她仍在回味适才的惊心动魄，他却毫不留情的将她手腕拽住，带进面前的别墅。她踩到自己裙角，差点跌倒。他脸色冷得像冰一样："你穿着什么鬼衣服？"

纪晓芙(14)

“婚纱啊。”她抱怨：“我正拍婚纱照，就让人绑架了。”话一出口，差点后悔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他怒不可抑：“纪晓芙！你骗我！我杨逍这辈子最痛恨人家欺骗我!你可以不爱我，但是你不可以欺骗我!”

她心虚的低下头：“我骗你什么？”

“想当修女？全是屁话!你心中另有情人！我告诉你，我杨逍要的东西从来没有得不到的！当初我真的以为你要当修女才放你走，你要嫁人，只可以嫁给我杨逍一个人！”

她吼回去：“我死也不要嫁给你！我是殷梨亭的未婚妻，如有异心，天诛地灭!”

他的脸色更冷了：“好，我这就去杀了那个殷梨亭。”头也不回的往外走去，她阵脚大乱：“杨逍！你站住，你不准去！”看到那枝AK—47，随手端起，咬牙道：“杨逍！你再不站住我杀了你！”

他回过头来，轻蔑的扬起眉：“杀我？”

“我……我杀了你这个大魔头，为社会除害。”

他轻轻一笑：“有志气，你行吗？”迅雷不及掩耳，已“啪”一声卸下弹匣。反手一扬，澄黄色的子弹叮叮当当落在地上。

她扔下枪，一字一顿：“我告诉你，你别指望把这个猫捉耗子的把戏玩下去!”扭头向海边冲去，悬崖高得令人头晕，他追过来：“不！”她毫不迟疑纵身跃下。

无边的蔚蓝包围上来，她窒息了，死亡竟然如此痛苦。

没死成……有杨逍在，想死原来都如此困难。醒来看到他的脸，仍是噩梦一样。眼泪终于情不自禁流下来：“你为什么要救我？”

他眼睛迅速的黯淡下去：“我送你回吉隆坡。”

她怔住了，他神色落寞：“如果我早知道你宁死也不肯嫁给我，我决不会逼你，我一直以为你不是那么讨厌我——看来，我太高估自己了。”他的声音又苦又涩：“对不起。”

眼角有眼泪滑落，为什么要哭，他已答应送自己回去，为什么还要哭?

偌大的游艇，无端端仍觉得空间逼仄。他将船设为自动驾驶，拎着酒上甲板来。她抱膝坐在船尾，他斟了酒，问："你要不要？"她摇了摇头，他掉过头去一口气饮尽。她抬头仰望浩瀚的星河，哪一颗是牵牛，哪一颗是织女？可是唯一辩出的却是银河，天堑难逾的银河。

他说："已经在印尼领海了，明天就可以见到你的情人了，你应该很高兴吧。"

她闷闷的低着头："我当然高兴。"

他走过来仔细凝视她："你并不高兴。"

夜风吹得人发冷，她自欺欺人的掉过头去，他却伸出手来，温柔的抚上她的脸："傻丫头"。这三个字仿佛魔咒，她的目光接触到他的双眼，就再也移不开了。他的眼里有无尽的凄凉与痛楚，就像她自己的眼睛，清晰得令人害怕。她迅速低下头："明天你就不要上岸了，马上回公海吧。你是通缉要犯，一旦行踪暴露会很麻烦。"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你和殷梨亭相爱是跟我认识前还是之后？"

她不要继续这样的谈话："我要去睡了。"

他猛然抓住她的肩头："你看着我！丫头，你看着我！我到底有没有猜对？"

眼泪夺眶而出："不对，不对！我爱的是殷梨亭，喜欢的是殷梨亭，不是你！"

他捏得她肩头好痛："你撒谎！你喜欢的人是我，你爱上我了！"

她挣扎起来："你放手……"他不理，她挣不开，他呢喃一样："晓芙，你是我的，是我的……"他吻上来，他的吻像灼热的火焰，他吻到哪里，她就像巧克力一样融到哪里。手足全都发软，天上所有的星像是全部坠落下来，坠成一片绚烂的火海。

纪晓芙(15)

清凉的晨风像温柔的手，拍在脸上咸咸的，眼泪干了，又流出来。她缩在床角，像陷井里的幼兽。

他想替她拭去眼泪，她却更畏缩的向后躲避。离开海岸越远，她就觉得绝望的感觉越清晰。他要带她回日本，他要带她去他的世界。

他低声说："对不起，我不是存心的。"

她只是无声的掉着眼泪，他说："好，你就当我是存心的好了，也只有这个方法才能把你留下来，你放心，我以后再也不会欺负你。"

无语，舷窗外万丈金光的朝阳，她视线却只是一片清冷的模糊。

他们经过群岛，靠岸加油再继续前行。他走进来，只见餐盘里的东西没有动，她还蜷在那里。柔柔的心痛弥漫开来，他该拿她怎么办？他纵横半生，怎么会拿这个丫头无能为力？怎么会栽在她手里？

她终于抬起头来看着他："我想吃咖喱饭。"

他说："那我去买。"

她话语里还带着一丝哽咽："要很辣的那种。"

他寻了几家餐厅，买了份最辣的咖喱饭回来，船上寂静无声，只剩下明媚的阳光。空气里还有她的衣香，混淆着咖喱的气息呛上来，他竟然落下眼泪。

杨不悔(1)

KAO！什么鬼天气！

八月，故乡本是赏桂花吃月饼的好时节……啊，对不起，码贴的人可能忘了在大宋朝还没有月饼，月饼那种东西要到元未明初才出现哩。反正，八月是秋高气爽，适合出游，适合野餐，适合打打野兔，围围小猎的好日子。

没想到一过阴山，老天爷竟沉下脸，开始下雪。有没有搞错，下雪？！

更祸不单行的是迷了路！

迷路耶……

整整一个月了，不是下雪便是刮风。太阳从来没有升起过，所以东南西北，晕头转向。

到如今，弹尽粮绝。雪却越下越大，一丝晴的意思都没有。

一想到如花似玉的杨九小姐就要饥寒交迫，冻死在这茫茫草原里，号称胆儿贼大的杨九她也禁不住要梨花一枝春带雨——若不是想起此时流泪会冻在脸上好难看，真是要放声大哭。

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偷偷一个人出京。千不该万不该，更不该一路向北，想追寻嫂嫂姐姐们去军中。千不该万不该，最不该忘记带上那件玄狐大氅。那件好温暖，好时髦的玄狐大氅……

这种山穷水尽的时候，理应有位盖世英雄，风度翩翩，脚踩五彩祥云，像紫霞仙子描绘的经典场面一样出现在她的面前，振救她于水深火热……不，是饥寒交迫中呀！

咦！前面那是什么，好像是马蹄印……真是马蹄印！

太好了！这样的大雪里，能清晰看到马蹄印，说明这马儿才过去不久……

一下子来了精神，策马扬鞭，追着蹄印往前。前面的英雄，等等我！

又看到一路马蹄印，咦！这样杂乱，不止一匹马呢！

兴致勃勃，继续前进！

马蹄印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到最后密密迭迭，根本分不出蹄印来了。天哪！这样的大队人马，不会是强盗吧？！

正思忖间，突然惊天动地一声："呜——"

号角！惊天动地的数十号角齐鸣。策马奔上山头，山下一切尽收眼底，天哪！

背风的山坡下，密密麻麻，全是营帐。一个连一个，像夏天被蚊子咬出的包包。不对，是像厨房里晒在筛子里的绿豆，一颗挤着一颗。

又惊又喜身子晃一晃，差点从马背上摔下来。不会否极泰来，正好碰上咱大宋朝的大营吧？！

这运气也太好了！好了，从今后就有吃有穿，可以解决温饱问题，顺便上上战场杀杀敌，立个功建个业什么的。

心花怒放，策马一路狂奔，嫂嫂姐姐，我杨九也来啦！

咦！等等，那辕门上高高飘扬的旗，怎是黑色的九旄大纛？这旗儿古怪的很，是哪一国友好邻邦？

糟糕！辽人！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辽人！

拉转马头，逃之夭夭！

一口气跑出二三十里，应该比较安全了吧。一想到棉衣热饭全成了镜中花，水中月。垂头丧气，任马儿一路慢慢往前。

天妒红颜！天妒红颜啊！

难不成果真要死在这冰天雪地？听说冻死的人像干尸，难看死了！她才不要这么个死法。

前方影影绰绰有个黑点，是匹马，马上有人。

奄奄一息……用最后的力气向他挥挥手。

他也向她挥挥手。

近了，近得可以看清他皮衣皮帽，一张脸全藏在了毛皮里，背着弓箭。看那模样，倒似个哈萨克猎人。

他腰里那把佩刀可真漂亮，她模糊的想，“咚！”一声栽下马去。

杨不悔(2)

饿晕了……

堂堂杨家九小姐竟然饿晕，实在是天大的笑话。幸运的是遇上了救美的英雄。糟糕的是，忘了问这位英雄高姓大名。

等想起来时，已是吃掉整整一只羊腿之后。唉！那只羊腿真是她吃过的、世上最美味的东西。直吃得两手油光发亮，兀自吮指。这才想起来那位英雄就坐在火塘对面的地毯上瞧着，惨！这幅模样全让他看去了，想她杨九小姐，也是大家闺秀，京师名媛。以后还怎么见人？连忙问："贵姓？"见势不对，要么威逼利诱，要么重金收买。总之不能让他将这一幕说出去，以免名媛清誉毁于一旦。

他一怔，也用汉语反问："你是谁？"

呵呵……大家是同胞，这就好说了。

叽叽呱呱开了连珠炮："太好了，原来是自己人！嘘，小声一点儿，附近有辽人的营队，军队咧，千军万马非把我们踏扁了不可。这是你的帐篷吗？搭得不错，很有创意，而且这么大一顶帐篷，你一定很有钱。咦，这张虎皮是你打的吗？看不出来，这冰天雪地的鬼地方竟然连老虎都有。对了，这是什么鬼地方？"

他有一双漂亮的眼睛，不若中土人士，而是深潭一样，映着人影，轮廓分明。

"毂尔格海。"

"毂尔格海？这名字倒有趣。但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猎场。"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简单，多说一个字会害死老鼠？啧啧……今天算是知道了什么叫惜言如金。猎场？谁家的猎场这么夸张？野生动物协会不抗议吗？猎场……那么附近一定有城廓喽？你能不能说一个我知道的地名参考一下？"

他终于吐出四个字："渤海部郡。"

“天哪！都要到海边上了，离最近的大宋关隘只怕也有三百里。没想到我迷路之后走偏了这么远。渤海部郡？幸好本小姐我知识渊博，学富五车，还知道渤海部郡是辽国腹地，天寒地冻，人烟荒芜，并无特产。辽帝年年夏末秋初，移驾于渤海部郡打猎行围。辽八部贵族皆随扈东来，那情形一定热闹得紧，可惜本小姐我没空去瞧那个热闹。听说辽国皇帝身高丈二，毛发如炬，碧眼紫瞳？啊……真奇怪，世上怎么还有这种人，长得像妖怪？”

他竟微微的笑了，别说，他笑起来还挺阳光、挺可爱的。他竟然补充道：“且青面獠牙，状如厉鬼。”

哈哈……

一时忘了形，开怀大笑。将奶娘教导的笑不露齿的闺秀准则忘到九霄云外。

他说：“其实碧眼紫瞳并不是妖，民族不同，眼睛的颜色也会不一样。就像你的黑眼睛，黑也是一种颜色。我的外祖母是高基族人，那个族的人就是蓝眼睛。到了我，仍有一点蓝。”

呵！总算听到他说这么长一段话。他的汉语说得真不坏，可惜却不是同胞。

他的眼睛真有一点蓝色，真有趣！“咦！你眼睫毛好长，拔一根量量好不好？”不由分说，扯一根下来。在眼前比一比，男人长这么长的睫毛真是浪费。又瞄准他腰间的佩刀：“这把刀真好，借我看看？”

“不！”这回他有了防备，一手按住刀柄。

“小气鬼！”滴溜溜眼珠一转，突然向帐门窜去。他果然上当：“别出去！”伸手就来抓她的肩头。她肩一沉，左手已探出，抓住他那把刀。他的反应倒也不慢，回手便去拿她的左腕。

可惜，她早就防备。左手挥起格开，右手已握住那刀柄，往外一抽。“呛！”刀已出鞘，他只来得及挡在她的手腕上，刀锋一偏削在帐篷当中那根合抱粗的支柱上。

杨不悔(3)

“嚓！”如切豆腐，横斩透过，巨木应手而折。

这是什么刀？！这是什么刀？！太夸张了吧？！这么轻轻一挥，就能斩断这么粗的柱子？这是什么刀？

“轰！”

目瞪口呆，眼睁睁看着偌大的牛皮大帐，轰然倒下，直向头上砸下来。

救命啊！

千钧一发，亏得这位英雄身手敏捷，一把抓住她将她拖离险境，将她几乎是拎出帐外，帐篷在身后塌下来。

呜呼！才差点做冻肉，又险些成肉泥。

“叫你不要动我的刀！”

“小气鬼，看一下也不准，你要是老老实实让我看，我就不会出此下策去抢，再说，你要不是跟我动手抢，我怎么会削断柱子？还有，你这是什么破柱子，轻轻削一下就断了，一块腐木，亏你还用它来撑帐篷。迟早倒下来砸死你！话说回来，你这把刀确实不错，卖给我算了。”

“闭嘴！”

她亦感不对！

怎么外面有这么多人？！

那列雁字排开，穿着一色熊皮袍子的高大汉子，虽然手握佩刀柄钉子一样排站在那里，却已个个脸憋得发紫。那几个白胡子老头儿，更是一幅憋笑憋到快内伤的模样。哈！这儿有个人长相倒蛮亲切的。

连忙问：“你叫什么名字，你一定是汉人吧。”太好了，终于看见一个同胞。

看他一幅忍无可忍的样子，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姑娘，我叫韩德让。”

“韩德让？叫什么不好，偏和辽国宰相、那个大汉奸韩德让叫一样的名字。啧啧！”连连摇头，忽然发觉他脸由红转白，又由白转红，红得几乎发紫。

然后泪水潸潸，“咚！”一声跪下，嗑头道：“臣韩德让告退！”起身跄踉而去。

他对谁称臣？

一颗心突然跌进万丈深渊！

疑惑的转过头去，看到那双有着一丝蓝色的眸。

不信！不信！

他的声音还是平缓：“斡尔格海，朕的猎场。朕在追一只银狐，你闯进来。”

大辽天子？

完蛋了，竟踢到铁板！

情形，呃……有点诡异。虽说身处囹圄，不过她一向达观。大不了一个死字嘛，她杨九正是如花似玉的年纪，一旦香销玉陨，肯定令大家扼腕叹息，说上一句天妒红颜啊，正好换大票同情眼泪。而且宋史上也可以写下光辉的一笔：“误入敌营，力战而亡。”啧啧，不会堕了她杨家赫赫威名。有句挺有名的诗怎么说的来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啊……对不起，码贴的人可能又忘了，文天祥是很久以后才会出现的人。

不过老实说，他们对待战犯的待遇倒还不错，除了有温暖的帐篷充作牢房，还提供酒肉饭食，并且可以点菜。啧，只可惜他们的厨师不会烧大宋名菜，点来点去也不过牛肉羊肉牛奶奶酪之类。最后在她的要求之下，还找来床锦被让她美美的睡上一觉。好温暖好温暖哦……两只眼皮在打架，自打过了阴山，就再也没有在温暖的床上睡过觉了，都是选个避风的地方窝着勉强打盹。这里虽然没有床，不过有兽皮铺地，何况还有这么轻软绵薄的锦被，也就凑和啦……

再打个呵欠，他们对战犯的态度真是没得挑剔。啊，只是不知道辽宋双方近期有没有交换战俘的意向……没有想下去，合上眼睛见周公去也……

醒来，一睁开眼突然对上一对大眼睛，真正吓人一跳。

杨不悔(4)

美女！真是美女！轮廓分明眉宇间英气十足，哇！宋朝小皇帝最宠爱的潘贵妃她也见过一面，追魂夺魄的典型狐狸精美女，可是面前这一个截然相反，真是英气勃勃的阳光美人。

呵……哈喇子要流下来了，连忙垂涎的问："可不可以给我签个名？"可惜这个时代没有相机，不然合个影什么的更好。码贴的人又在胡说。不过将来总可以大大炫耀一番，吹嘘自己见过大辽第一美人。

阳光美人扬眉，伸手抓住她的袖子。喂！作什么？

原来是看她手上的手镯。说起这对手镯就大有来历了，这是太奶奶专门在京城最最有名的金玉堂订做的，杨家女人每人一对，媳妇女儿个个有份，像她手上这对，镶着九颗明珠，因为她大排行里第九。

"杨。"阳光美人艰难的发出一个音。

杨？差点忘了，她姓杨耶，他们会不会将她绑上战场，去威胁她的嫂嫂姐姐，令她们心神大乱，打不得仗？后来鼎鼎大名的《神雕侠侣》里不就有这个桥段么？金轮法王捉了郭襄，威胁郭大侠夫妇弃守襄阳。千钧一发时刻幸得神雕大侠杨过赶到，方救了郭二小姐。英雄救美耶，她又不是美人，这会子上哪里找张过王过来救她杨九小姐？

打死也不认自己姓杨，头摇得像拔浪鼓一样："不是不是，这个是我好朋友杨九送给我的。我不姓杨！"

阳光美人一脸困惑的看着她，问了一句番文。对不起，她听不懂。言多必失，跟大美人也不能多说，免得露出破绽。任凭大美人问了又问，反正听不懂，任她在一旁说去好了。

正气闷处，有人进来了，缓带轻裘长身玉立，和大美人站在一起正是一对璧人。俊男美女，果然比较有看头，怪不得收视率最高的就是偶像剧。等一等，这位帅哥好生面熟，倒长得有三分像捡她回来的那位大人物。而且，他裘冠上嵌着尊贵身份的黑玉。以她杨九这么绝顶聪颖的智商，马上就猜出来他的身份。定是辽帝的堂兄，手握重权

的大辽北院大王耶律斜轸。说到这里顺便交待一下，码贴的人最中意的就是当当当——乔峰！金庸笔下最悲苦的英雄，可惜这个时代乔峰不在这里做南院大王，不然拼死也要写上他一段文字。

阳光美人与他说话，辽国话真是难懂，一个字也听不明白。只见斜轸望过来，问："你是不是姓杨？"

挤出一脸的笑："我姓流川，灌蓝高手流川枫你知道吧，那就是我哥哥。我是东倭人士，宋辽交兵，我们是中立的第三国。"冒名顶替侨民，只盼他们真的恪守日内瓦公约，马上释放她才对。啊哟对不起，码贴的人又在胡说八道。

他却只是看着她微笑。莫不是脸上有灰，扣子扣错，还是牙没刷干净？帅哥一望着她笑，她就心里发毛。

果然，他"啪啪"两声击掌。一个大汉捧进一轴画，在他面前打开。

我滴天！竟是她们杨家的"全家福"。从太爷爷太奶奶爷爷奶奶姑婆姑姑哥哥嫂嫂姐姐甚至姐姐的丫鬟们都在画像上头，当然，也有她。

好在她辈份最小，站在旮旯里，画像那天光线又不好，谅他未必能认出。他仔细看着画像，而后再看看她。呸！连这幅画像都能搞到手，算你狠。有本事你像美军一样啊，把杨氏满门印到扑克牌上满世界通缉好了。

他的手指清楚的指向画像上的她，不会吧，画得那么美若天仙也认得出？画像那天她可是出了一百两银子贿赂画师呢，画师答应将她画成天下无双的大美人，结果也是如此。画完后全家人没一个认得出那画的是她，他怎么看得出来？

杨不悔(5)

“杨九。”

丢人丢到姥姥家了，反正让人识破了身份，要杀要剐顺意，皱一皱眉的话本小姐就有愧姓杨。

大美人望着她粲然微笑，美人笑起来真好看，可惜这花花世界她看不了几天了。在心里连连哀叹。转向帅哥：“可不可以最后满足我一个心愿？”

大约本着人道主义精神，他缓缓点了点头。

“我要洗个澡。”已经有一个月没洗澡了，就这样又臭又脏的去见上帝，她真会死不瞑目。

“洗澡？”斜轸轻挑起眉，仿佛是给他出了个天大难题。

事后才知道辽人是轻易不洗澡的，一想到这个就恶心得三天吃不下饭。连辽国的皇胄贵人们也很少洗澡。好在，她提出请求的对象是堂堂北院大王耶律斜轸。普天之下，大约除了他堂弟耶律隆绪，就数他最位高权重。想来他连大宋小皇帝都没看在眼里，何况她这小女子提出的小小要求。

于是，在他一力担待下，幸福的享受了一回皇帝待遇。呃，名副其实的皇帝待遇，距营地二十里，是称为“御汤”的一池著名温泉。

做皇帝的人真真是好命啊……可以找到这么好的温泉来泡。直泡到全身乏力手足酸软，一辈子最后一次洗澡。到底是就此淹死在温泉池里，还是乖乖爬上岸去穿好衣服待杀待剐悉听敌便？

莎士比亚说过，这真是个难题。

温暖的水滑过四肢百骸，懒洋洋的昏昏欲睡。也好，就这样睡着了淹死算了，虽然淹死的人听说也挺难看的。

突然听到不远处有水声，咦！温泉里也有鱼？懒洋洋的睁开眼，突然全身汗毛竖起，不是鱼，是人！是个男人！

深呼吸，继而尖叫。

有！色！狼！

只听到四面铿然的盔甲声，不，是沉闷整齐的盔甲行动声，白色的水雾里眼睁睁看着四岸突然冒出无数全副武装的大队人马，弯弓搭箭，成千上万枝冷冷的箭簇无一例外指着她。万箭穿心？她不要这种死法。天哪！这才反应过来，四周何止千人千眼，而且都是目光炯炯的臭！男！人！

一惊之下方寸大乱，吓得忘了池子里的另一个也是臭男人，只向他怀里躲去。幸好软玉温香扑过去，是男人都会微笑。

他不过抬手一挥，那大队人马即像出场时那样，无声无息刹那又退却得干干净净。她受了偌大的刺激，一颗小心肝儿扑通扑通直跳，半晌才定下神来："你怎么在这里？"

大人物毕竟气定神闲："你呢？"

"我在这里洗澡啊。"理直气壮。

他更理直气壮："我也在这里洗澡。"

对哦，忘了这是他的温泉。低头无语，突然发现自己双手还搂在他的颈中。忙不迭松开手游开去："你别过来，我没穿衣服。"

他笑得邪邪："真巧，我也没穿。"

他说什么？救！命！啊！

眼疾手快，看到身后青石上放着他的佩刀，一下子抢在手里，呛一声拔出。脑中突然如电光一闪，明白了前因后果。

哼！那耶律斜轸想将她杨九小姐当枪使，进而借刀杀人玩弄她于股掌之上，她就不放过他！起码也要让他阴谋曝光。于是将刀放回原处，笑容可掬的问："喂，你就不想知道我怎么会在这里？"

他面露微笑："他们说有份惊喜，没想到这么香艳。"

惊喜？她微微冷笑："你的堂兄送我到这里来，你真以为是惊喜？"

杨不悔(6)

他懒懒的垂着眉："不过是想借刀杀人，也忒没有创意。"

他知道?

神色困惑，他微湿的发垂在额上，看起来有一丝奇异的稚气。但那面色却是复杂难言："想要我的命罢了，何止他一个。"

微微竟生了怜悯，切！真是笑话，他是敌酋，大辽天子，拥兵百万。说一句话就能使血流成河，与大宋年年征战，千家万户累累白骨，杨门女将即是拜他所赐。一想到这里，又将刀抢在手中。

他说："放下。"伸手只在她腕上一握，她便觉奇痛入骨，就这样轻易让他夺去刀的话，她以后还要不要在江湖上混了？抢上去便使出一招"压肘锤"，左肘压向他胸口，右手往回一夺。他一偏让过她那一肘，握着她腕的手就势向上一扬，刀锋顺着她的脸削过，只觉微微一凉，一绺青丝无声断落，滑落水中。

太锋利了！竟是吹毛断发。只一怔之间，刀已被他夺去，接着臂上一紧，连人也夺过去了。心扑通扑通直跳，不是对手，况且，这样暧昧。

真是暧昧，直看到一双眼，眼底幽幽燃着暗蓝，越逼越近。唇上温软炽热，初吻耶……初吻怎么能是和敌酋……

手忙脚乱，"啪"一掌打过去，清脆响亮的耳光。言情剧里最紧要桥段，这种情形之下耳光必不可少。

"啪！"竟然是一掌打回来，男主角从来怜香惜玉，他怎么却例外?

脸上火辣辣的痛，接着是心里痛。是数月来风餐露宿担惊受怕而后是前途未卜性命之忧，莫明其妙难逃一死，死之前还莫明其妙失去初吻，初吻耶……按大宋向来的例子，她只怕唯有一死了之。

他却披头盖脸的又吻下来，脸上痛，手臂让他箍得痛，颈中让他咬着痛……

她宁可真的一头撞死在池边的青石上，奋力挣扎，水花四溅。

对不起，写贴的人在这里省却香艳无边的细节描写。只交待一下她并没有死成，她觉得自己应该大哭一场。可是，不要，不要当着这男人的面掉眼泪。死也不要。回营去，共乘一骑，他黑貂大氅温暖的裹着她，千骑拱卫。马蹄声踏得她心碎成万片，不，就算要死也要先杀了他！

机会并不少，听说他的三千粉黛都留在帝京，唯一随扈而来的只有萧皇后。就是她见过的那位绝色美人，不知为什么，绝色美人竟拢不住他的心。每天晚上，她都有机会。

却没有一次成功，哪怕他的佩刀近在咫尺，他永远比她手快。明明似是睡着了，只要她的手一触到刀，他就会倏得睁开眼睛。

奇耻大辱，她却在忍辱偷生。

大围日，几日来围圈逐渐缩小，渐渐将野兽逼到更小的包围圈里，只待射杀。果然是残忍，弱肉强食，嗜血的野蛮胡虏！

小鹿的眼清彻如水，呦呦叫着，浑不知危险临近。四面只听蹄声铿然，唯他们伫马高处，远远眺望着围圈。九旄大纛立在身后烈烈迎风，雪地里只见兽群慌乱四窜。

他抽箭搭弓，神色微凝，一箭放出。一只鹿应声而倒，顿时飞矢如雨，血流遍野，真是像战场。

更似屠场，佛经里说的无间地狱。

血腥气越来越浓，她有点透不过气来。突然只听身后“夺”一声弓弦响，下意识转过脸，竟是一箭当胸射来，疾如流星快如闪电。

“啪！”另一箭破空而来，来势奇快，后发先至，正正射在先前一箭的箭头之上，两箭相撞落在地上。她神色呆滞的看着后发的一箭，白星箭簇雁翎尾，杆身裹白铜，份量特重，大辽天子的御用之箭。

杨不悔(7)

是谁？他的目光从众人脸上一一扫过，眼底是她从未曾见过的冷凝。所有的人垂下手去，唯一人仰面与他对视。

大美人皇后！

唉……她又何必这样急功近利。亏她是姓萧，代代做皇后，怎么还会干这样的蠢事？就算是忍无可忍，也不妨暗中下手，神不知鬼不觉教她死一百回都不够。哪能当着他的面来玩清君侧？比起宋朝小皇帝的潘贵妃，这位萧皇后真是差了十万八千里的道行。

连她杨九都不如，祸国殃民当然要看准时机落井下石火上浇油。于是身子微晃，低低的呻吟一声，往后一仰。不必担心，正好晕在他怀里。

众目睽睽，他说："如你所愿。"

让他看穿用心，但他为什么仍愿上当？心虚的垂下眼睑，不能不敢不愿不肯去想。

御医请脉，与他说辽语，他面色冷淡看不出端倪，唯添了侍女每日如影随形。现今才知做祸水有多难，她从来是光明正大，到了今天，只好用冠冕堂皇来说服自己。一刀下去是梦寐以求的痛快，既然他不肯给，那她就慢慢算计。

拔营回銮，千军万马缓缓逶迤向西南，这一日至阴山北麓，这是回京路线中最南点了，再走下去，就会折向西方。这是最接近宋境的地方，离最近的关隘，只有一百四十里。如果她可以拿到金牌令箭，再有一匹快马，只消两日功夫，最多三日，就可以重返家园。

不！还没有杀了他，怎能落荒而逃？

斜阳真美，在衣上镀了一层金色。有人进来，并不是他。回头看见大美人皇后步入，多少有点惊诧。美人皇后带来的侍女，语调生硬的说汉语："跪下。"

切！潘贵妃她都懒得跪，兴趣缺缺的转过脸去，说："有话快说，别说我没有提醒，你们皇帝陛下遛马去了，不过半个时辰就会回来。"

大美人听到侍女翻译，顿时面色雪白。最好她再一箭射过来，反正她正束手无措，不如一死好一了百了。

"围场中那一箭并不是我射的，我还没有那么笨。"

咦！有点意思，大美人皇后安然端坐在锦垫之上："陛下于你，只是一时迷惑罢了。你与众不同，所以他才有兴趣，作为一个玩物，你构成不了威胁。"

看来那一箭真不是她射的，没想到人长得美智商倒也不低，又好命做帝国皇后，她也不怕天妒红颜？美人皇后却从袖中取出小小一只药瓶："也许你用得上。"

毒药？啊呀，听说辽国皇后权重，向来喜欢搞什么称制来垂帘听政，可是毒杀亲夫也忒阴狠了吧？啧！怪不得美人前头总会加上蛇蝎两个字。

"没兴趣，想毒死他的话，还是你亲自动手比较有趣。"

虽然要他的命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情，可是不包括顺便让别人借刀杀人。

大美人眼中闪烁着怒火："你不要装腔作势，也不要妄想将孩子生下来，大辽不会允许血统混淆，尤其是你这样卑微低劣的血统！"

嘎！说什么？孩子？脑中七零八落渐渐反应过来，怪不得他最近叫人成天跟着她。眉头皱起来："你要我做什么？"

美人皇后的脸色终于重新安详端庄："我想知道，是谁射了那一箭，妄图挑拨帝后。"

怎么来问她？她对辽国复杂的政治局面又不熟，可以抽丝剥茧推敲出谁想渔翁得利？但到底她是杨九小姐，聪明才智最不缺，一转念便想到："他知道？"

大美人赞许的颔首："他知道，我希望你可以套出话来。"

杨不悔(8)

真是将她当成无往不利的狐狸精？认为她有手段问出这个，那她岂不有信心替大宋小皇帝问出大辽兵力驻防图？

天色黑下来，烛光大餐固然浪漫，牛脂巨烛四个字看起来也颇有气势，可惜蜡烛散发的气味真是难闻，一股子膻味。结果晚饭没吃下去，反而先连清水都吐出来了。弱不禁风的倚在一角扮黛玉妹妹，可惜时代太早，《红楼梦》还未问世，这幅多愁多病倾国倾城的模样也白扮了，况且他向来不怜香惜玉："起来！"

怀孕耶，孕妇耶……桥段里都是此刻百炼钢化绕指柔。无限幽怨的瞟了他一眼，他却连一个爱怜的眼神也没有。

看来只有单刀直入，她问："那天在围场，谁射我一箭？"

他扬起眉："做什么？"

"看看谁在恨我，有机会的话打击报复一下，在你耳畔吹吹枕头风什么的。"做奸妃这么有挑战性，可惜他一定不会给她机会。

果然，他说："是耶律斜轸。你可以试试看吹枕头风。"

啧！这位北院大王位高权重，还想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突然间想起那日他与大美人双双出场的俊丽亮相，唇角缓缓牵起一个微笑的弧度。定定的望向他黑色的裘冠，大辽国最尊贵的一顶裘冠，黑玉为结貂球累垂。咦！怎生有点油油发绿？

瞅到机会去见美人皇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拿金批令箭来，换取那个名字。

美人皇后倒也爽快，马上抽出金批令箭，但一听她道出那四个字，顿时面色煞白，脱口道："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美女，枉你秀外惠中，竟不算了解男人的心思。唉，他爱你，定然会为你不惜一切。放我这样的狐狸精在你老公身边，你倒是有做皇后的气量，对三宫六院不闻不问，他可认为我会夺去你的幸福。"省下一句话没说，按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他定是下意识

里认为自己唯有夺到了帝位，才会夺到她。所以喽，勾心斗角还有得好戏出台，只是，他那做皇帝的堂弟不动声色，才是真正厉害角色。怪不得十二岁登基，内忧外患，还可以安然无恙活到这么久没遭人暗算。

放着美人皇后在那里思前想后，悄步回大帐去。

上次小小一瓶药让她藏在栅栏底下，伸手摸出来。不知道这药是什么味道，会不会苦?

痛……痛死了……早知道这么痛，不如干脆死了好……

熟悉的靴声由远及近，是他！

痛得眼冒金星，冷汗涔涔，却仍看到一双眼，眼底仿佛三尺寒冰。一伸手就揭开她裹得紧紧的锦被。

全是血……鲜血一直浸透脚踝。他全身散发着森冷之气，那眼神突然令她想到围场中的野兽，她突然心虚得不敢再看，垂下头去。胸前一紧，是他抓住了她的衣襟："你竟然敢这样对待我的孩子！"

十恶不赦！

他高高举起手，她等着那一掌重重落下来。他却回手抽出佩刀，澄如秋水的刀锋寒意扑面而来，吹毛断发，只要在她颈中轻轻一划……她闭上眼睛。

"啪！"他竟然将刀掷在地上，掉头而去。

最最俗套的结局，没下得手去，到底是为了哪一桩? 最最动人心弦的解释自然是他到底爱上她，所以才这样伤心欲绝掉头而去，最最可能的解释却是他向来以英雄自诩，不对无还手之力的妇孺下手。最最无聊的解释是码贴的人懒得长篇大论离合悲欢的写下去，做了这样的安排。

杨不悔(9)

我姓杨，名叫不悔，我妈妈说这样事情她永远都不后悔。

荡气回肠的经典台词，说起来果然非同凡响。遗憾啦，我妈妈不叫纪晓芙，我爹爹更不叫杨逍。我姓杨是随母姓，她是杨家九小姐，未嫁生女，取名不悔。我以为我的父亲会是位像杨逍一样令人神魂颠倒的大人物，妈妈却漫不经心的说我父亲其实除了人长得比较帅之外，毫无可取之处。她不悔的不是生下我，而是不悔自己离开他。

不过，偶尔她也会怔怔出神，望着从箱底取出那柄漂亮佩刀。那把刀可真是华丽漂亮，柄鞘之上珠玉翡翠嵌了一大堆，不知是不是昔年的订情之物。

切！有什么蛛丝马迹能瞒得过我杨不悔？乘她不备就偷出刀来细细研究，澄如秋水，吹毛断发，果然是绝世无双的好刀。咦！刀柄上有字，怪怪的扭来扭去的蝌蚪文，这是哪门子番文？

临摹下来拿去给最见多识广的七舅母看，她满脸诧异："不悔，你哪里抄来的，这是辽文。"

辽文？太夸张了吧。

我问："那您认不认得这是什么意思？"

她咬牙切齿："化成灰我也认得，耶律隆绪！"

喔喔！山摇地动天地失色，没想到竟是如雷贯耳这四个字。太精采了，杨家最大的仇人，大辽圣宗皇帝耶律隆绪。

端得是惊心动魄。这中间故事定然荡气回肠，可惜十六年来真相湮灭。不知老妈杨九小姐肯不肯写回忆录，改编成电视一定催人泪下赢大票师奶观众。四十集不够，再拍续集四十集，可以在宣传词上大作文章，辽宋倾国之恋罗密欧与朱丽叶……诸如此类……

啊……码贴的人可能又忘了，那个时代没有电视，连元杂剧都才出来雏形。

不过，得空觊见老妈心情好，就一点一点套问，三个月功夫下来，竟然问出了不少。七拼八凑来龙去脉已###不离时，可惜重大关节老是一笔代过不肯说。

最最重要的是，最后那一段，她是真吃了药吗?

额上挨了毫不客气的一戳。“真吃了药哪里来你这小鬼头？”掩嘴偷笑：“再说，那皇后拿来的药，天知道是真的堕胎药，还是毒药，怎么能轻易吃下去？”

“那怎么骗过他？”

“哎哟，提到这个现在想起来还痛，真是无法可想出的下策，自己在腿上划了个大口子，当然血流得要死人一样。”

遥遥望向北方，晴天，仿佛能看见阴山灰色的山脊轮廓。不知那万里之遥的大漠深处，是否又飘起了今年的新雪。

太遗憾了，从头到尾都没听到“我爱你”三个字。

算什么爱情故事?